疏劄

知守齋集 二

知守齋集卷之三目錄

疏劄

辭副提學及籌司兼任疏
辭漢城左尹及籌司兼任疏
辭左尹及兩兼任疏
辭黃海監司疏
辭職疏
辭職疏
辭元子輔養官疏
辭副提學及兼帶諸任疏

[seal]

辭藝文提學及諸兼任疏
辭平安監司疏
辭大司諫及同知經筵備局堂上疏
辭特除慶尚監司疏
諫院請罷停啓後辭職疏
因徐行進事請譴疏
請寢浦倉穀移轉北路疏
辭戸曹判書仍請改建安東書院疏
因兵曹判書朴文秀疏辭職再疏
辭本職及判義禁疏

辭職疏
因持平金𥠄疏避辭職疏
因臺疏辭職疏
因仁平君李普赫疏辭職疏
因閔亨洙事請譴兼陳所懷疏

知守齋集卷之三

疏劄

辭副提學及籌司兼任疏

伏以臣向於沁符替納之日敢陳短疏乞汰籌司之任而見格不能達仍又屢下召牌而終不得趍承聲伏兢隕祗俟誅譴之際又被玉署新命臣尤惶駴萬萬不知所以自措也竊聞知邊事之設盖在於署事既罷之後而　祖宗盛際最重是選歷數一代屢屢爲五六人而止降及後來事無其舊一經名塗視爲通才資格相當鮮或見遺有識竊歎固已久矣而亦

豈料以臣之鈍拙儱侗全不曉事者忽復擬議於此
哉人之旁觀者亦必爲之撫掌駭笑臣誠不暇自愧
而深有慨於廟堂之以人爲玩也至於經幄之任盖
將以啓沃論思成就君德就中長席地望尤別苟非
學識兼備望實俱隆經術言論有足以格王正事則
莫宜居之今臣之魯莽滅裂最居人下求爲常例科
儒尚不可跂及則矧 兹見任直是千萬不近似耳且
臣自在 肅 景兩朝亦嘗屢忝舘職而只是充位
備數未有一分報效畢竟受謗於言議之間被詆於
圈錄之後從此自畫於瀛舘一步地雖其後荐叨宿

跰而抵死力辭不敢更承者卽一世之所共知今何可諉以歲月之已久拋却一已之廉義揚揚復據而不知恥哉臣之揣分量已决難冒沒之狀旣如所陳而抑念臣積釁重尤分甘屛棄幸賴恩貸復齒收錄歲未再周三被簡擢怵惕嚴命黽勉承膺者只欲少伸義分於積有撕捱之餘且念分司外職差異於省院華要則無寧自效於民社芻牧之寄亦以便老母朝夕之養耳然其去就無據趍舍有嫌迄玆慚恨久抱尤悔理宜斂迹自靖追贖前愆稍俟息補復備驅策尚何敢復爲因遂盤礴夤緣進取之計哉且臣伏

聞向日筵席有以臣之不出解由至煩上聞臣又不
勝愳蹙之至古之先輩名臣或以情病之難强自呈
於公格者類非一二則今忽譏臣以圖避職事有若
自臣而創見者誠亦意外而 聖明又疑臣以仍欲
自廢至勤未安之教在臣惶隕尤何可言噫臣之不
肖無狀弱歲通籍叨忝內外致位至此頂踵毛髮皆
歸造化恩山德海糜粉難酬畢義盡忠一死報國即
臣之日夜所耿耿誓心者况臣母老而家貧以祿而
代畊豈敢爲無端自廢之計哉特以才分之萬分不
稱踪地之萬分跪跪逡巡而不敢進煩瀆而不知懼

恐終陷於辜恩慢命之罪而不遑恤矣臣之情勢其亦險矣瀝血之懇亶出肝膈天日在上曷敢矯誣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照察亟將臣本兼兩任並行鐫削千萬幸甚臣之治上辭疏亦旣多日而喉司一向退却不許捧入臣實不識其何謂也與臣同差之備堂數人亦皆一疏承批後始乃行公雖其無他情勢之可言而尙且如此者盖以初受要任不敢遽承也今臣所叨旣係極選籌司兼帶又非冗漫則設令隨衆例讓似宜一遭登徹况臣情實難冒義在必辭而籲號路阻無由自達出納惟允之地豈必置厚薄於

進擾哉此殆臣淟涊有素不足責以廉恥辭讓秪益見其齟齬可笑故耳此際伏聞昨夕筵中 聖教嚴切復辱召命而左右思量轉動不得又不免坐違震悚隕越無地自容唯願遄被嚴誅少安賤分伏望

聖慈俯諒臣言之非出飾讓夬許鞶帶之褫仍命有司治臣前後負犯以警有位不勝大願

辭漢城左尹及籌司兼任疏

伏以日月迅邁 敬徽殿祥事奄過臣民感慕中外同情仰惟 聖懷悲慟益復何極顧臣無狀負罪如山誅竄流殛亦不足以贖其萬一天地之大無物不

容原初薄勘已是十分未減特敎收敘又出千萬夢
外籌司京兆除旨相續臣於荒郊屏蟄之中誠不勝
其驚惶惝怳感極而涕不知所以措躬也爲參　國
祥外班謹敢力疾入城而唐突控籲亦甚隕越泯伏
踰旬又將添一瘝職之罪矣茲不得不冒萬死畧暴
忱懇惟　聖明之俯垂照燭焉臣本禀賦虛脆屢經
死疾十數年游宦流竄於大嶺之南積傷於瘴癘風
土三載海邑越致增劇許多危兆固不敢縷陳而最
是偏虛自汗眩瞀飮渴等症日就沉頓藥餌不效雖
以痰濕淡體之故肌革不甚瘦徂而神精筋骸殆似

老人使之投閑任便隨意調息尚覺有死生之慮況可望驅策陳力卯酉奔走於職事也哉醫人之診疾者知舊之相愛者無不為臣危之　聖明在上臣安敢一毫矯謾而至於情勢之𨉖硊尤有大焉盖臣之從前罪衅殆非一二沒齒屏廢亦不為過而　聖慈不欲終棄朝議務在蕩平混被收錄屢辱簡擢適會亂逆復肆之時又膺分司保障之寄不能力辭冒沒承當環顧初心全喪廉義又重之以趍舍燥濕之嫌大有乖於急病讓夷之義下至簿書期會之末迭被廟堂卿宰之嗔憤憤及瓜了無猷為蔑毫毛報效於

國家有萬端尤悔於一身臣每一追惟慚汗沾背只合歸伏田里以爲省譽息補之圖而緣臣老母痼疾纒緜取便醫藥還就城闉本非敢爲貪緣盤礴復希進取之計也重念臣滅裂魯莽無一可取而立朝二十年來厚蒙　三朝恩渥歷遍內外叨忝華要甫及彊仕致身宰列欲報之德河海莫量而臣則曾未能進一言論一事以少效職分之所當爲者只伈伈忞忞逐隊隨行而止竊廩素餐顏自發騂臣之義缺矣臣又早喪嚴父無他兄弟獨與偏母相依爲命而中經危禍重貽憂戚年日益衰病日益深居恒凜凜莫

保朝夕臣每誦古人所謂事親日短事君日長之語未嘗不三復嗚咽而流涕也久宜瀝血陳情以乞身而仰戴隆造俯懷微祿含意耿耿迄茲濡忍子之道虧矣噫臣誠不肖爲臣而不能效臣之義爲子而不能盡子之道慚忠負孝竊自悼傷又況精誠淺薄言行無素上穹高遠而終不能以自達威命屢降而竟末由以祇承輾轉膠固迷不知改卒不免於不知有君父之科臣尙今追思五體投地自不覺其心寒而骨靑寢驚而夢愕寧欲溘然無知鑽地以入而有不可得苟使古之人當之必已刎首決脰以自謝而臣

乃恬然自在若不省有痛癢者甚矣臣之頑殆木石之不若矣臣之負此罪名而尙得偃息於覆載之間誠荷 聖慈再生之恩而其爲國家之無法固已大矣今又不幾何而技拭而剪拂之寘之班聯之間嗚呼使世之爲臣子者將何所勸懲而後之視今當以爲如何也由是而言之則臣之初逭於重辟後辱於收敘無往而非臣之罪者臣亦具一箇知覺一段廉愧其敢幸於罔之免而乃復欲彈冠結綬抗顏朝列以重其放肆無忌憚乎夫高官厚廩人之所同欲也威罰罪責人之所共畏也臣雖愚迷愛惡之性猶不

至全然牿亾今乃避人之所同欲而趍人之所共畏非甚病風喪性則必其中有至難强大不安者存焉耳古昔聖王以廉恥勵世進退臣下必以禮苟此道不立則雖國富而民阜猶未可謂之已治漢儒賈誼所以太息於廉恥之棄捐而宋臣朱熹所云士大夫進退關風俗之盛衰者良以此也臣誠不忍以區區螻蟻之賤重貽累於　聖世平明之化致有識之傍觀而竊嗤也仰惟　聖學高明洞觀萬理寧復待於臣言之畢而始有所鑑諒也哉伏願　聖明天地父毋將臣所帶京兆籌司之任亟行鐫免仍命有司勘

臣前後罪犯如法無少赦以戒爲人臣而不知有君父者俾肅已頹之朝綱千萬幸甚

辭左尹及兩兼任疏

伏以臣罪深逋慢恩隆曲貸威譴不加職名猶存辭單見阻悚蹙尤切卽者千萬意外筵敎特下辭旨之嚴重誨責之勤摯有踰尋常臣奉讀未半駭汗浹背寧欲鑽地以入而有不可得也念臣區區情勢實有所不敢束帶抗顔於朝列者前後疏牘已畧陳之而

天鑑高遠微懇未格臣每一循省未嘗不慚懼靡容顧今饑荸滿目民命近止至於湖南食屍之變尤

是載籍之所罕聞　聖明惕然大警動于中半夜引對思所以拯濟元元而臣於是時猥叨賑任義在急病顧何敢爲辭避之計哉然臣之所當爲者只是設粥後限畢賑往來看飭之役而已其他賑政之勾管經紀自有本任諸堂自前如臣之一時權差者本無與聞之例至於設粥時文籍節目間事或於母病少間時隨便往復亦無不可爲者而唯是旁緣於監賑之任因遂冒沒於見職決非臣廉義之所敢出也況臣所忝詞訟議讞之地非如閑漫冗散之職雖使臣無他難強之蹤地已不可兼察於賑塲況臣情理實

未忍頃刻離病母之側伏乞　聖明俯垂照燭特許
遞臣本兼諸任仍令攸司議臣屢違嚴命之罪以肅
朝綱千萬幸甚臣昨詣闕門之外陳此危迫之懇歸
伏病側恭俟處分矣喉司移時留置忽復退却仍令
下吏以牌不進呼望云豈意　聖明在上孝理方敦
而以親病陳情之疏自臣身而始見閼也噫凡今之
人亦有父母爲親至情人所同有豈今日喉司獨昧
於斯哉特不過謂臣無狀不足齒數情理二字非人
人所可言廉恥一節非人人所可責驅納罪罟容易
爲力而然耳雖未知誰果爲此而噫亦不仁甚矣此

無非臣之誠意不足以孚及同朝遂使 聖朝錫類之化體下之政將由臣而中壅不遂臣仰慚俯恨益無以措躬也唯願亟就威罰以少贖其罪而已亦望

聖明之深加察焉

辭黃海監司疏

伏以臣於日者伏承本月初四日教旨以臣爲黃海道觀察使者續又伏見備局公移恭遵 聖旨促臣上來者臣聞命震駭五情失守彌日而猶不能已也伏念臣之至庸極陋無所比數之狀卽已上下之所共知今不敢猥更陳列有若效世人崇讓者而獨其

褊愚膠固迷不知變徒以跡畸而病痼罔念分嚴而義重輾轉反覆自速重誅誠使有司者操三尺而論臣之罪則鍔海囚山猶不足以擬議特蒙　天地父母曲軫而寬貸之乃使之掌管印符餔啜俸廩雖臣自爲之謀亦將何以過此臣母子相守歌咏　聖澤以罪爲寵感惶鏤骨又不自意曾未數歲旋辱還除若可以復備任使者噫從古人臣安所得此在臣道理唯當含恩畏罪竭蹶趍承之不暇而然臣之私竊慚恨者早令臣務積誠意畢暴衷悃一聽之於明命則自不用多少撕捱而庶可蒙照於　淵鑑之下矣

苟非然者趨走爲恭有命輒承亦或幾於少塞臣分而唯臣則因循蘊結乖牾衡决盖將無往而非臣之罪者向日匪怒之敎固不勝其懍惕隕越措躬無地而若其最後嚴旨尤非人臣所敢聞爲人臣者負此名何所歸乎臣每一追念自不覺身青體粟忽欲無生殆忘其因何息偃於地上也噫臣立身事國今已二十一年矣受恩 三朝與天無極畢義願忠寸腔如丹而精忱淺薄材識鹵劣上不能有懷必陳進退以義下不能陳力就列奔奏自效卒陷難容之罪遂就罔赦之科苟究厥由孽皆自作臣雖減死萬萬將

何以少贖其一二哉便地近補有識者亦足以議國
家政刑之舛謬則又况進乎此而授之以方面之重
委之以承宣之責誠不可以使四方聞之者也賞罰
當然後人心服今雖就朝家所以處微臣者見之持
公論者果可謂之舉錯枉直之得其宜歟臣實爲是
之懼焉左右思度終不敢爲冒進之計者也至如才
分之已試蔑效疾病之一倍難强亦不暇一一瀆溷
倘以日月之明俯賜照察則必不待臣辭之畢而
卽有以矜諒矣臣蠢簿未訖病勢又添日昨始得歸
伏私次敢控危迫之懇言出肝膈非敢毫分虛謾伏

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新授職名仍令勘臣負犯以
昭政理以勵臣工不勝萬幸

辭職疏

伏以臣即伏見廟堂啓下指揮前月二十五日次對
時因大臣所達以本道分等狀啓尙不來到請以推
考使之從速修送者臣於此誠不勝瞿然驚惑之至
臣雖愚昧亦知分等一事之宜早而不宜緩故八月
發巡九月還營參以耳目所及區別農形災實以延
安白川爲最豐黃州等十五邑爲稍實金川等四邑
爲其次遂安谷山兩邑爲尤甚乃以九月二十四日

封啓上聞而年事旣不至甚歉國計亦不可不念故有不敢猥請蠲減與停退但乞灾邑軍布從民願以錢代納而尙未免廟議之靳許矣分等封啓之翌日旋以尤甚峽邑只停陸操事狀請而又被大臣之奏寢矣昨旣以一道實結都摠依例開錄啓聞竊自以爲今年田政已盡了當而迺忽以分等之至今遲延重被廟堂之督過誠是千萬慮外無乃臣所分等之啓只請軍布代納而不請身役還穀蠲減停退之故大臣認爲尋常農形之奏而意其又將別有狀聞耶以此言之亦莫非臣條列不能詳盡辭意不能別白

之致而問備薄罰不足以贖其罪臣誠反顧惡蹙不知所以自措也念臣才分之魯下疾病之深痼初豈有一分堪承之望而含恩戴罪怵分畏義冒沒盤礴行及歲暮中間又豈無可言之情勢可引之病狀而一味淟涊不一鳴呼者不但猥越之是懼盖亦欲自效於簿書期會之末而已今於廟堂之責誠不容一刻晏然敢此露章仰籲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將臣職名亟行鐫罷仍令攸司議臣稽慢朝令淹滯田政之罪以肅朝綱以警具僚千萬幸甚

辭職疏

伏以臣樸遬無能濫叨藩寄觸事憒憒自速罪戾譴
何之降日夕顒俟向者伏見備局公移以椒島鎭將
吏不先梟示只請棍罰事大臣筵奏議之以迂濶
聖教責諭特命以重推臣不勝悚兢惡蹙我國師律
本自不嚴寒心久矣乃者椒島將吏輩目見鎭將之
被打而爭先逃避不思所以覆翼而爭死者苟勘以
法難免於誅臣雖愚迷敢昧斯義但竊念誅殺人命
自不容易不教而刑是謂罔民今其吏卒六十餘人
中着氈笠軍服者亦自絕無而僅有則兵力之哀殘
旣如此所持者只二銃四弓與三部長箭一雙鑼鈸

則器械之疲弱又如此此豈可比論於軍容而視之以軍中律之以軍興之法哉況絕島異於陸地居民都是烏合所謂將校與土兵吏人本無等威之可論高下之可別而當千萬不虞之中一隊異類潮擁豕突梃石交下之際彼蠢蠢迷頑之輩抱頭潰散爭先逃命者旣不可以勝誅則獨以其名爲將校與頭目而直施軍律不少疑難初非臣意料之所及故臣之最初狀聞中只請重棍者此也苟使平時編束鍊習制置有素則追捕之際必能儼然成一軍容而渠輩雖甚蠢迷未必其一時爭走矣如是而不爲之效死

則雖全隊盡戮渠亦何辭之有哉且以近事言之戊申湖闊之變幕裨將校之不救主將之死者盖未聞有加之以誅罰者則今獨於蠢迷之島人輩徑行極典終似偏重故臣之初不敢先斬而後啓者盖不特失之過愼而已以今思之莫非臣罪尚誰咎哉且念臣既受任一方兼轄水陸軍兵苟使臣防守素飭則初必無異類之横突而紀律素明則後安有將士之逃散也哉以是言之罪實在臣今乃帥臣坐罷鎭將被拿而臣則止於薄勘此不但於臣廉義罙增愧惶論以國家政刑亦豈不傎倒之甚乎茲敢疾聲控籲

伏乞　聖明俯賜鑑燭亟命削臣職名仍令攸司論
臣前後辜犯以肅紀律以嚴海防千萬幸甚

辭　元子輔養官疏

伏以臣久叨藩任罪積尸素遲徊荏苒之頃遂及瓜
期日夕俟代秪切愧兢之忱矣乃於千萬夢想之外
忽承新命以臣差下　元子輔養官者臣於是驚悚
震悸誠不知措躬之所也竊意朝廷之上公議不泯
雖或偶失於一時苟充之際而必應即行刊汰不至
久駭於四方之聽蹙伏而俟之已踰一望而迄未有
聞茲不得不悉陳肝膈之懇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

臣聞古先哲王之眷眷爲天下國家慮者罔莫急於豫建儲嗣而早諭教之惟其所以早諭教而輔翼之者又莫先於得人而任之自其孩提有識能言能食朝夕左右開陳而導達之焉薰陶而成就之焉其爲責任之重且大顧何如也歷數國朝以來膺是選者除非宿德宗儒率是老成重望今雖人以代降遠不及隆古而乃使如臣愚劣苟然濫竽而無所難者臣實反復思量莫曉其所以然也噫天佑 宗祊元良定號岐嶷洪碩儼若天人中外臣民莫不延頸拭目咸願一望顏色而不能得焉臣於此際猥被是命出

入進見在臣身實是至榮亦臣所至幸而至願者苟
使臣萬有一可以堪承則固當竭蹶祇承之不暇其
何敢爲一分逡巡辭遜計哉臣之至愚極劣百無肖
似之狀固已　聖明之所俯燭同朝之所共悉則今
未敢費辭縷陳效世人崇讓之爲而雖在冗漫差除
尙懼其不稱況此何等極選何等重任擬議於臣直
是千萬不近似耳臣性本樸率於敵以下尙未能修
邊幅況於　君父之前尤豈敢絲毫飾讓以自陷於
欺謾之科也區區微懇亶出衷赤天日下臨庶幾照
鑑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亟準臣所辭卽命鐫改臣

新差輔養官之任俾重選不至久玷微分得以少安
實爲萬幸

辭副提學及兼帶諸任疏

伏以臣於籌司惠廳兩兼任揣已量分決無堪承之
望屢勤責諭而迷不知改荐辱嚴召而頑不知動義
分全虧合被誅譴連章控籲見格而不能達日夕兢
悚秪有隕越忽於日昨又蒙玉署新命噫臣罪愈深
聖恩愈渥臣是何人乃敢獲此且惶且感不知所
出卽無論其地分之淸切萬萬非如臣迂劣者所可
議同堂兄弟之並據一舘萬萬非如臣寒素者所敢

安昔臣於庚子歲忝叨本館參行圖錄酷被承旨柳
重茂李眞儉修撰李德壽等交章迭攻詆辱備至其
所爲言殆令人掩耳臣自是以後六七拜而一味力
辭仍遂永謝於瀛舘此卽通朝之所共知者是故臣
於往年亦嘗冒玷是職而不敢出伏蒙　聖慈體諒
卽許鞶帶之褫臣常感祝於　聖朝禮使之道銘在
肺腑五歲如昨日也到今難進之義視前一般今若
諉以歲月之稍久弁髦廉隅揚揚進處於長席則臣
心自愧固不須言人之視臣當作何狀此臣所以矢
死不敢當者也再招之下旣不免坐違延候之班亦

末由趨參罪上添罪惟俟大何茲敢仰暴肝膈之懇猥瀆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俯察臣情地之不容仍冒經幄重地之難可暫曠亟命先遞臣本職仍將臣所帶國子籌司惠廳賓客等兼任並行鐫削重勘臣前後辜犯以安微分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藝文提學及諸兼任疏

伏以臣頃忝玉署之長敢暴難冒之義忱誠淺薄何敢望上格高穹而迺蒙　聖慈特軫館錄之將行仍察虛縻之損體俯詢筵席即許遞改臣且惶且感不

知所出誠不自意曾未淹日旋授臣以藝苑兼任臣
又震駭惝怳寧欲逃遁而不可得也念臣椎魯無文
不但臣自知之明實是通朝之所共悉求爲常例科
儒亦不可得則況此是何等峻望何等極選而其敢
爲一刻冒據計哉今雖人以代降才不逮古又安有
如臣無似尙可擬議於文苑之職而忽有是命自識
者觀之必不但撫掌絕倒而將爲之太息於名器之
日下矣此豈細故也哉臣未暇遠引古事雖以挽近
言之如左議政金在魯前判書李秉常前參判李箕
鎭諸臣其文學雅望以臣視之奚啻十駕不可及而

其於是職一皆力辭不得命則不止況臣何人乃敢冒承而不知恥則縱人之不言臣之視數臣者獨不靦於面目乎且臣竊聞日者筵中　聖上以臣之不仕備局深恠其凡於官職自以爲不稱而撕捱者臣尤不勝其隕越焉宋之司馬光賢儒也王安石名臣也而光除翰林學士以不能爲四六辭至八九神宗遣內臣至閤門强之終不受安石除修起居注而章十餘上有旨令吏賫敕授之安石避之於厠朝廷終不能奪彼兩臣者亦豈不念於義分之截嚴如天地而敢爲此者亶以心之所不安不敢處而分之所難

強不敢越耳今臣之滅裂鹵莽最出人下歷試內外無一善狀雖寘之冗司漫官尚懼其僨誤矧若樞管之重參贊廟謨常平之任主管財穀萬萬不稱無大於此一味撕捱夫豈可已而不已者而今又加之以文銜殆若駑駘之添重載而求其適遠也必將立視其顛蹶而已微臣一身之受重譴所未敢辭固何足言其奈玷公器而駭聽聞何哉伏聞日昨之稟旨差出專爲試事而顧臣自量已熟雖萬被誅責斷不容苟然承當殆同矢言曷敢謾飾若不急賜變通將致公私狼狽茲敢瀝盡肝血仰瀆 宸聽伏乞 聖明

天地父母亟命將臣所兼藝苑備局惠廳等任一併鐫削仍令攸司議臣前後逋慢之罪以安賤分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平安監司疏

伏以臣經夏及秋病情日痼屏伏江郊人事都盡向伏聞 慈候不寧庭班屢設賀儀旋舉而適臣舊恙新痾彌留交蹴欲起還仆身帶軍銜名係朝籍而竟未一簉於百僚之後籌堂差除閱月虛帶而又未敢猥入文字仰煩祈籲虧分闕禮罪死罔赦瞻望 宸極隕越俟譴不料日昨忽被西關新命噫以臣負犯

得免於司寇之議誠亦罔之幸矣今不唯終逭於嚴
誅又畀之以一路承宣之任者臣未敢知此何故也
顧臣鹵莽滅劣百無一似之狀即固　聖鑑之所俯
燭同朝之所共悉無假臣一二談而前亦不自揣量
屢冒藩職皐緩迂弛憒憒儱侗威不能屏猾慭豪明
不能鉤奸剔蠹尸職闒日無一猷爲吏横民詛迄有
餘愧矧此關西視他自別詰邊禁禦外侮憂責最殷
如臣之已試蔑效決非所敢當者也且臣之水土宿
症轉入膏肓痰濕凝聚爲癥成癖有時觸冷則如將
頃刻悶絕往往接人應事語言顚錯忘前失後筋骸

痲木心神眩瞀除非屏絕思慮專意調息塊居如土木則誠無以復作完人似此癃疾雖閑官冗職小邑下縣尚懼其不濟況可以任一方軍民之寄當西門捍衞之重乎此又臣之不敢進者也重念臣自來辜衅類非一二雖沒齒棄捐猶不足自贖而間或怵畏嚴命冒赴藩府者竊欲以小伸義分於積久逋慢之餘兼亦爲自效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便老母一日之養而已然其去就無據趨舍有嫌內自循省悔吝交積公議嗤點想亦不少況如雄省腴地人所共艷者尤豈敢一刻安也以才分則旣極不稱以疾病則又

極難强而揆之以廉義尤不容冒沒有一於此尚不可居況三之乎量分度己反復思惟雖被重譴萬無一分承當之望玆敢進伏都門之外悉暴肝膈之懇伏乞　聖明曲賜照燭將臣新除職名亟行鐫遞回授無故可堪之人仍命攸司論臣前後罪犯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至願

辭大司諫及同知經筵備局堂上疏

伏以臣向於秋間猥叨西藩情病俱苦屢違嚴命揆以邦憲合被重典　聖慈寬貸薄罷旋敘臣戴罪含恩屏伏江郊追愆訟尤秖有感惶忽此意外復蒙收

錄籌司之特差經筵之兼帶已極萬萬愧蹙況如解
由之勿拘薇垣之新除尤非賤分所當得者臣誠驚
惑震駭不知所以措躬也顧臣姿性之儱侗言議之
委靡方其少時已不及人往在十餘年前嘗亦屢忝
是職而只是一味巽懦上之旣未得積誠納約孚格
天心下之又不能討罪癉惡振肅王綱公議嗤點久
猶未已孤負言責死有餘愧況今臣之摧頹低殘較
前尤甚而世道之戛戛又不翅十倍則縱自擬策朽
礪鈍效一日之責殆亦末之何矣宋臣劉安世史稱
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目之爲殿上虎而其除諫官

也尚且曰這箇官職不比閑漫差遣須與他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臣未敢知今之可言者視安世時其大小輕重果如何而雖使臣不避忌諱刳肝瀝血極言而竭論之決知其無少補於國家事而徒取一身之禍貽老母不測之憂耳是將不免爲安世之罪人矣如欲毛舉細故塞責備數而止則又非朝廷所以置諫官之意也至於混圇含糊不卞枉直依阿苟容呼唱道路臣雖汚下亦不忍爲也揣分量已參前倚衡難進之義較然明甚 聖鑑在上寧不俯燭

籌司之任決難濫冒前旣屢暴畢竭底蘊經筵之職地分尤別非臣蔑劣所敢擬論且臣水土之疾近益添谻痁瘧纔却咳喘復作吐咯不止晝夜哮吼委頓叫苦已月餘矣假令臣無他情勢卽此病狀已無以自力趍承積逋恩旨罪上添罪區區至願惟是早就重譴以爲慢蹇者之戒而已玆敢封章控懇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曲加照察亟將臣本職及經筵籌司兩兼任並行鐫削仍令勘臣前後負犯以安愚分以警具僚千萬幸甚

辭特除慶尚監司疏

伏以臣久逋恩命合被嚴誅憂悸懍惕不知所措敢
將肝膈之懇復申疾痛之呼而適值道臣出巡以致
未即登徹正此悚息隕越祇俟處分即伏聞昨日筵
中特命以臣除授嶺伯噫臣罪臣自知之鰐海四凶
乃分之宜而 聖恩天大不徒不加之以重典乃以
南維藩宣之重畀之於已試蔑效之身臣誠惝怳震
駭不審何以致此有罪苟免非直臣心恧蹙以爵代
刑實恐大乖朝政且念重宰之譴補外臯古固多有
近亦屢見而如非崇秩違旨即是將任辭符至於若
臣之新陞濫資積有逋慢者一體混被所未曾有況

臣既以不即拜命致玆恩譴則所授新級理宜追還

而今乃因仍苟冒自居以卿月之班憑藉寵靈竊比

於左降之例者區區廉義決不敢出據以 聖朝舉

措尤豈不萬萬僨舛也哉且臣丙午年間忝叨是職

時以糶糴一事重被翌歲秋相臣筵奏至斥以外似

軫窮民而內實開反作之路仍有令御史查處之命

伊時臣方屏蟄世間大小事一切聾瞽不得聞雖未

知畢竟御史所查果何如歸奏又何如而朝家終何

以懲置之無何問也輕重間既未有勘罪之事故臣

亦其後不敢形之於章牘而私心愧恨至今如一日

也今於十年後雖不欲自卞其虛實而臣之不容復叨於是職則盖較然明甚矣玆不得不冒死控懇於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俯賜鑑燭亟命鐫削臣資級職名仍令攸司論臣前後罪犯被之以當被之罰如法無赦以安微分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諫院請罷停啓後辭職疏

伏以臣情病俱苦才分至下本不容復叨於已試蔑效之地而怵迫義分冒沒承膺今已跨三朔矣隨事憒憒舛尤百出早晏僨誤自料已審果致公議峻發抨劾甚嚴臣惟蹙伏惶懍恭俟威譴不意 聖批斬

許臺言遽停此豈亶在臣私心罙增愧悚抑亦非所以伸公議而重臺言之道識者必爲之竊嘆而士論當益其怫鬱矣夫聖鐸之疏固極凶悖而尙有間於變書方伯之職雖稱外臺而亦懸別於喉司則不敢附陳一語於具狀上送之際者臣竊自謂謹守藩臣之體而人乃責之以非藩臣之體信乎人見之不相同如其面也此無非臣識慮迷闇徒拘拘於格例之致請罷之論殆出末減不被重勘何以戒後玆敢封章馳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亟令削臣職名論臣負犯以勵羣工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因徐行進事請譴疏

伏以臣日昨始得見金吾議啓則乃以昌原前府使徐行進之還上摘奸時富民租代點一款旣在其被拿上京之後則此非其所知爲辭臣於此誠不勝駭訝也本道都事李彙恒八月初一日行至昌原摘奸還穀初三日轉向熊川奉審校基則行進之富民租代點儲置米穀充實在於初一二日而初四日辰時禁府書吏之持關文者方爲來到十六日行進始發被拿之行該邑公兄文狀及行進所自報發行之狀昭然尚存衆目共覩渠雖武夫秩至嘉善亦有異於

微末則其何敢肆然架虛躛言誣飾於淑問之下哉
盖其意亦知代點之罪重於加分故加分則無一言
自服而代點則隱然欲歸之於渠之歸後事者誠亦
巧矣苟如是則臣之請罪行進者直不免於按事不
審非罪論人之科矣臣與行進平生影響不相及而
自叨是職始一見面則有何怨惡而故爲是哉惜乎
議讞之地徒憑囚人誣謾之言不復取信於臣之查
啓者是何待臣之薄不如一武吏也臣實爲之一慨
也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於金吾俾更究詰代點一
款之在渠被拿上京後者果如金吾議啓則卽令攸

司論臣按事不審非罪論人之罪以肅朝綱以戒後人千萬幸甚

請寢浦倉穀移轉北路疏

伏以臣頃以浦倉穀移轉還寢事連狀仰請恭俟準許續伏見備局關文一例防塞使以一萬五千石輸送北關且令以鹽代穀萬餘石與臣營別會穀之在近邑倉者相換劃送於浦倉而仍使加劃別會耗數千石則可爲三萬石使之依此舉行臣於此誠不勝其抑欝悶迫有不敢以煩瀆爲懼而冒死復陳者惟

聖明留神垂察焉大臣所白以國家之穀物救國

家之飢民隨其緩急分此送彼何可拘於物我不思共濟之道云者誠亦切至之言也臣雖迷甚亦知此義故曾在丁未忝叨本道時適值湖南被災因該道監司狀請移送米穀萬餘石而曾不以一言半辭有所違覆則豈獨於今之北路穀若視秦瘠無端請寢也哉夫所謂共濟之道者卽損有餘補不足之謂也而今年本道被災可謂辛亥後所初有沿海一帶寧海盈德長鬐興海清河迎日彥陽慶州蔚山東萊梁山機張金海熊川漆原巨濟昌原咸安固城泗川丹城晉州密陽等邑俱甚被災擧皆設賑此外野峽諸

邑之將設賑者又爲二十二邑則通一道三分之二皆方在顚領求哺之中矣其餘所謂稍實處名雖稍實而比之常年則舉不免尤甚故雖以英陽一邑言之所報尤甚只是一面可謂一道中最勝而見方民間遑遑將多飢死願得趂今分糴有所報請安陰則十二面內所報之次五面稍實七面比英陽似又勝而故縣監李顯良將欲私自賑救請貸錢木卽此二縣事而推之則此外灾邑之目下民情明春慘狀可以坐想矣以是之故沿海邑守令連續論報民人相率盈庭呼訴願減新糴者殆不可數而臣每答以此

穀不捧則明春將何以救民而民人輩名雖納官實
則寄藏一二月耳或爲開諭或爲責退侵隣徵族剝
膚椎髓必期督捧者亶欲以此爲明歲賑活之資耳
況且最初備局覆啓中所云往昔賑事不必白給爲
賢或只用軍餉等穀計口分賑待秋還捧而民無捐
瘠賑事稱於一路者實爲切當之論故臣亦以此意
知委列邑必令準捧還穀計口分賑而所請賑資儲
置米別餉米戰兵船價米軍作米等物一被搪塞之
後不敢更請只以本道射軍木南倉錢所作米分劃
列邑使之取贏補賑者盖欲一依廟堂指揮不以白

給爲賢專以還穀分賑之計而只是沿海穀物乙卯移轉於北路之後尤爲減縮雖令傾庫盡分尙多不足而春來顚連之慘難以救活矣今忽使之一萬五千石奪取本道飢民口吻中物調發本道船隻沙格裝載運納於他道則彼蚩蚩無知之氓何能知南北道緩急之如何哉但以爲我輩侵隣徵族剝膚椎髓忍死而備納者將以爲春後救死計耳今胡爲奪我所當食之穀遠輸於關北乎彼北民何福而坐食他道將死者之穀我輩何罪而不得食自己所納之物也睊睊胥讒怨將何歸此固人情之所當然事理之

所必有臣未知朝家何故爲彼六邑北民坐失此沿海數十餘邑之民心乎且況三南飢饉本自一般臣之宗族親舊最多於湖中而若干庄土亦在湖右故臣自秋至今逢人輒問較量被灾之輕重實無一毫優劣而穀價之高下又皆相同特以士大夫農庄丘墓之所寄在湖西爲最湖南次之而且方公卿侍從多是湖西人故兩湖凶歉便作公議殆若八路中尤甚而本道則旣無士大夫農庄丘墓又方無立朝顯仕者故雖其被灾之尤甚灾邑之最多比兩湖不翅有間而廟堂視若豐歲凡所蠲減視兩湖旣自懸別

且況兩湖則儲置米軍作米旣並無難許貸漁鹽稅與各樣耗穀亦皆優給況如舊糴兩湖則一併停捧而獨本道使之督捧夫三南農形旣不由一人手眼分金秤上秤出來則果誰能的知其此勝彼劣而凡干區劃若是判異者不但道內民情已極咎嗔於如臣無似不能有無之致而已雖臣之愚亦不能無慨恨於一視同仁之下而今又使移一萬五千石穀物於北路者臣誠反復思量莫知其所以然也至於鹽代米之移劃浦倉聽之誠似美好疑若無所難矣但鹽代米一萬三百餘石散在於慶州等三十二邑而

其中金山河東兩邑外俱方設賑則其可使設賑之邑當此春窮不爲分賑而移置於浦倉乎雖欲以浦倉近邑所在臣營別會穀相換而浦倉近邑無非被灾尤甚今方設賑處則又其可使之不賑飢民換納浦倉乎臣營別會耗數千石加劃本非難事如有用餘則雖萬石亦何惜於添補而此亦不可令峽邑移轉則只當以浦倉近邑所在者推移換劃而當此凶歲其又可不賑飢民而納置於浦倉乎以此推之則鹽代米之劃給別會耗之添充都是來秋後可爲者而來秋年事又不可預料則今不必爭論其難易矣

惟是一萬五千石北運一款思之又思決所不可爲者民雖至愚尙有耳目兩湖凶歉不加於本道而蠲減之優多賑資之劃給倍於本道北路尤甚只是六邑而督運本道萬餘石穀泛海遠輸至於本道灾邑不但蠲減之最薄賑資之最少旣令督捧舊還上又不但不爲移他粟而哺之乃反使之移轉渠輩所當食之穀物於他道則想其刻骨寃痛決不下於剜却心頭肉矣其爲歸怨於國家當復何極而浦倉設置之爲害於嶺民又當如何也同是國家之赤子同是國家之飢民則臣未知廟議何厚於北而何薄於南

一至於此也臣雖不肖粗知藩體如使民怨不至太甚而可以黽勉奉行則其何敢不憚煩瀆再三陳聞而不知止乎今唯有亟論臣違命之罪然後仍寢北路移轉之令則臣雖重被威譴亦所甘樂而無所悔也臣情溢辭蔓覼縷至此尤增死罪伏乞 聖明深加照察亟下臣疏于廟堂俾卽還寢浦倉穀北運之命以爲沿海邑飢民分賑之資仍令攸司重勘臣違朝命之罪以解南民之怨以嚴藩臣之體千萬幸甚

辭戸曹判書仍請改建安東書院疏

伏以臣情危病苦無望進身於城闉替禫納符輒敢

屛跡於江郊日夕悚兢祇俟威譴不意地部新命遽出於夢寐之外仍又特降明敎收召舊臣別諭之下亦及賤臣而旨意諄懇鄭重不翅如慈父之詔迷子使他人見之尙不覺感泣況臣親承當作何懷臣以首頓地裒情自激雖卽日蹈湯火而亦不敢辭惟臣前後負犯有不可以事往而自恕者敢此悉暴於黈纊之下夫方面之職號稱外臺風憲所寄綱紀一道而臣則拘係私情冒犯濫率之科固難逃於執法之議而又乃政不足以化俗而制變威不足以戢猾而禁暴遂使尊賢尙德之祠致有毁拆塗地之變究厥

所由咎實在臣臣雖被重譴又何足以少贖其萬一哉且臣竊聽於道路則向者　聖上之處分安東事也兵曹判書朴文秀乃以臣之違禁許建與亂民之毁廟者欲比之而同其罪語意之危怕深險殆令人骨青魂悸苟如其言則臣之得免於誅殛誠荷天地再造之恩而若臣廉義則其豈可幸其倖逭揚揚冒進以益其無忌憚之罪乎抑臣之許建是院實有所以然者臣請冒死而悉陳之惟　聖明之留神垂察焉夫書院之禁新設固知出於朝家矯弊之意故往在丙午年間臣之初叨嶺藩也禮安儒生請建先正

臣李珥書院迎日儒生請建先正臣宋時烈影堂而臣俱不爲之聽從者盖以禮安之祀李珥迎日之祀宋時烈爲之亦可不爲亦可則有不必新建而至於先正臣金尚憲之祀於安東有異於此焉自古立祠廟祀聖賢而致其崇報者尤在於鄉邦故夫子之廟列於天下而莫先曲阜文公之祠徧於閩中而尤重婺源今臣非敢擬尚憲於夫子文公而然而安東者實亦尚憲之曲阜婺源也雖以安東人之强横作梗當其相率而呈文請止於臣也猶以爲淸陰金先生之節義誠可尊俎豆今亦晩云而且以勳宰之扶護

亙鄕靡有餘力而亦尙曰國中無書院則已有書院
則豈可無金尙憲之書院而尤豈可不建於安東云
則雖以此見之安東之必可以祀先正眞可以俟百
世不惑而安東之至今無先正之廟者其爲 聖朝
之闕典士論之羞恥果如何也臣心常慨然於斯故
頃歲忝按海西之時嶺南人鄭玉金極齡相繼爲慕
佐臣嘗語及是事而痛恨於異議之排正則兩人者
亦皆忸怩而不能對且臣自勝冠以後往來嶺外至
今二十七年之間過鳥嶺者十四過竹嶺者八過化
嶺秋風嶺者各一嶺外之山川風氣固頗諳悉而及

至昨歲再叨之後黙察於民謠士俗得之於耳聞目擊則自經戊申以來人心士習乖敗無餘犯分淩上之漸可駭可愕之事不一而足回視數十年之前不啻落下十層誠有不勝其隱憂深歎者而若欲樹風聲聳瞻聆則又莫急於崇節義以勸忠惟其如是之故居昌士民請建李述原之祠則既先狀聞而蒙允矣咸安幼學趙瓮誠三嘉縣吏李時晟戊申仗義之事亦方馳啓而繼有左右道儒生累數百人合辭聯名請祀先正於安東矣臣嘗聞朝家雖禁疊設而又既有大名賢不拘此例之定式且以述原之微亦蒙

特許則況如先正之廟祀安東尤不須或疑其見格
於　聖明朝尊尙義烈之日故遂乃樂聞而助成之
擬俟其工役垂訖妥侑如儀而具由上陳恭請恩額
此固臣妄率之罪也然而臣之區區微意誠以爲安
東是一道之大都會耳作新一方之耳目皷發忠義
之士氣者宜莫大於此舉又莫先於此地而在此時
尤所當汲汲焉不可徐緩苟使其有所感勵興起於
斯者則人紀可明而名義可正終必爲國家所賴而
得他日之力故乃敢决然許之而至於玄逸之外孫
方爲座首希亮之切姻亦據校任廣結聲勢恐動朝

廷脅喝無賴成羣作變肆行刼盜之事非臣之愚所能逆覩此又臣過計之罪也然而此事之不容遂已改建之不可不亟諸大臣已陳之三司章甫亦交口力請則一世之公議斯焉可見而 聖明之尚靳準許者豈或慮其紛鬧不可定而然歟此則臣愚死罪決知其不然也臣請以往事證之在昔先正臣李珥成渾金長生從享之請久閱年紀當其時醜正之論輒倡於安東人而及至處分大定縟儀斯舉則方乃帖息虔奉而不敢復一辭於其間此豈非已然之明驗也耶倘蒙 聖明深留睿念不待廷臣之費辭更

請而特下明命使亟改建於初建之地宣以嘉額以
示尊尚之意則一方之士趍可以風動感發丕變於
正而向者橫梗之亂民亦必羞前之爲帖然不敢動
矣此豈不大有補於　聖朝化民成俗之方而異時
國家之得力於嶺外者未必非此事之效也伏望
聖明亟降指揮俾　聖朝褒節尚義之典靡有欠缺
而嶺外之士習民風有所觀感仍令攸司鐫改臣新
授職名重勘臣前後負犯則臣當以罪爲榮而不敢
悔矣至於職任之不稱才分之不逮疾病之難强尙
屬餘事有未暇並陳者唯乞　聖明卽準臣所請以

公以私不勝萬幸

因兵曹判書朴文秀疏辭職再疏

伏以臣遽叨匪據猥承恩諭昨陳一疏敢暴危懇從前難進之義見今病頓之狀豈不欲一一陳列而特以書院一事最屬目前情勢第一危蹙之端故輒敢專以是爲說而仍附改建之請者盖以若不趂今改建仍其毁而遂置之則誠恐朝家擧措終有欠於表崇節義之道而適所以中亂民之計故區區微見有不敢自隱於聖明之下而乃未蒙一字之批遽承還給之命此殆臣忱誠未孚辭意拙訥有未足以格

高穹而當 聖意者臣誠且惶且慚無地自容唯當
泯默屏伏恭俟威譴而已第臣伏見兵曹判書朴文
秀之疏則極言安東亂民事指意非常此皆臣在任
時事則有不容一刻晏然者敢此據實陳暴以冀
聖明之照察焉當初亂民輩作變後府使魚有龍牒
報言首倡者不及查出而所謂公事員柳鼎和一人
爲先捉囚禱雨發行之時慮有作變之事分付座首
使之禁斷而當其毀撤之時袖手旁觀不爲禁戢故
座首金夢濂亦爲捉囚云故臣並令爲先嚴刑推問
聚出首倡者而至於金景瀗方爲校任自初至終主

張議論故有龍欲爲査實捉入着枷則景濾乃以爲生進不得着枷自有法典云而許多黨類爭執枷板使不得着之則其成羣作黨强暴凶悖之狀果如何哉有龍旋以他事逮呈辭狀仍有親患不及施刑而至其遭喪之後臣以榮川郡守沈廷紀差定兼官使之卽速推報矣發關七八日後得見朝報則因重臣陳疏特降處分故又爲枚擧分付使卽擧行則夢濂供辭乃敢以府使所報中分付禁斷之說歸之於瞞報不實其爲情狀尤極絕痛不但爲不遵官令無意禁戢之罪而已景濾鼎和及他公事員黃又淸所招

則敢稱安東一境無非首倡之人吾何可獨當首倡之名亦何可現告首倡之人乎抗拒朝令無意直告及至再次訊問之後始以首倡自當故使更依傳敎嚴刑一次後報新使發配李世應者以役所盖庇之時曳下役軍手自毆打之罪刑推一次而卽放之鼎和之弟英和者當鼎和受刑之後盡脫衣笠潛越後墻突入於推官坐處若將直犯於官長下人輩蒼黃失色罔知所措跡其所爲萬分叵測推官捉囚論報故使之刑推究問則百般揚惡牢握右拳不肯着名於捧招時似此民習古亦未聞故亦使加刑牒報矣

此後事非臣所可知而臣之未歸前則事之顚末大畧如斯今文秀之疏盛稱夢濂輩門閥之華顯而又以爲朝家之令曷嘗有限死刑訊之教乎有若臣限死刑訊多致杖斃者然未知此輩中何人果已致斃而臣又何嘗令限死刑訊乎誠可訝也又其疏以爲朝家只令刑推首倡一人而定配則蔓及諸儒旣是法外有若朝家只令刑推一人而臣乃擅刑多人者然亦極可怪臣竊見　聖教之出於朝報及刑曹移文則只有作挐時首倡儒生令本道嚴刑遠配等十四字而已一人二人初無定數之事而首倡之爲誰

不問於所謂任掌輩則無從查得故平問而不告則訊問之至二次始乃自當則今文秀乃忽硬稱一人而責臣以蔓及斥臣以法外者又何也果若朝家只令刑推一人則自秋曹承傳教移文中何以無一人二字而但云首倡儒生也又其疏以爲七十老座首夢濂之施刑又是法外之法外此何舉也臣竊爲國家悶之有若夢濂年滿七十而臣乃施刑於法外者然尤可異也凡於推問捧招之際例書年甲故鄉曲之人或多增年而今以推狀見之則夢濂之年只是六十四矣未知六十四歲除刑推亦是法例而不如

是則果將爲法外之法外耶夫筵敎中一人二字之有無文秀以其日入侍之人必應諦聽而親承夢濂之滿七十與否自有推狀及帳籍一按覆可知而倘如是爲說以此推之則安東人之日夜恐動慫恿於執貴而朝貴之爲彼輩掇拾張皇者大抵皆此類耳其亦可哀而可笑也已且其再疏以爲向日筵中但論安宅駿輩事至於監司二字本不出其口云誠如其疏則其日筵席原任大臣何以有違越朝令不過小失其律答五十之說而文秀又何以有　君上何如而　君上所令敢爲違越豈可謂小失之說也大

臣之斥其務勝 聖敎之謂以伎倆者又何事也臣誠不勝其訝惑而然其疏旣自以爲無是言則亦不必追理其虛實矣唯是朝令則只令刑推一人而敢有所蔓及七十者之法外重刑果若其言則重臣之爲國家悶之誠亦宜矣而臣之負犯又加一層决不容復有倖逭伏乞 聖明先命削臣職名仍令攸司嚴加考覈論臣之罪如法無赦以重邦憲以謝人言千萬幸甚

辭本職及判義禁疏

伏以臣於日者敢竭危懇仰瀆 天聽聲帶之褫翹

首以俟及承 聖批大失所圖已不勝其悶迫抑塞
續奉除旨擢授臣以金吾之長臣於是尤不覺驚惶
震悸五情失守久而猶不能定泯伏多日恭俟擧劾
而迄未有聞逋違 嚴召罪積逋慢而誅罰尙靳玆
不得不仰申哀籲以冀 聖鑑之垂察焉嗚呼有國
所重唯刑賞爲大是以自昔典王尤於此兢兢焉今
以如臣之有罪難貸無勞可紀者旣逭邦憲荐辱恩
命抑又何也夫崇政峻級也金吾重任也是雖使夙
夜奔奏績庸茂著者處之猶宜逡巡而未敢當也況
臣自玷宰列以來顧未能一日效筋力於廷陛之間

而秖是分司外藩畧闋時月徒負尸素之恥則昨春
之遽陞上卿已多駭聽今乃未二歲而又超秩焉此
豈特在臣身爲過福之憂不衷之灾凛凛如集木而
已自國體言之官方之無漸名器之日下足令識者
寒心然而此猶不暇言若臣情勢之萬萬危蹙向臣
之疏已盡之矣所引兩事俱係臣决難冒進之端而
至於下段諸條尤是人臣難赦之罪苟或居一於此
猶宜屏棄誅絕無令久玷班行况臣兼而有之其尚
免於鈇鉞與嶺海者亦莫非天地寬大之恩則今復
憑恃寵靈饕貪榮秩從他笑罵揚揚冒沒不復知法

紀之可畏廉義之可媿者寧有是哉寧有是哉矧今
躋躐之驟又非前日之比而臣乃徒懷恩渥罔畏公
義崇資膴爵如素有之捐廉棄恥知進而不知退焉
則是必將又添辭卑居尊讓小受大之目而其何以
自解於一世之嗤點乎臣雖頑鈍亦不忍爲此矣念
臣不肖無足比數而若其所處尙有異於庶官末僚
在 聖朝勵世勸下之道尤不宜一向縶維而迫督
之俾自失其區區咫尺之守而壞廉恥之防也伏惟
聖學高明洞觀衆理禮使羣下不枉物性今臣之
所籲號者苟賜體諒則即日準許必不待臣辭之畢

矣伏願 聖明亟命收還臣新授資級鐫削臣本兼職任仍令重勘臣前後罪犯則臣謹當銜恩銘骨如新拜爵公體私分兩得其宜

辭職疏

伏以臣昨伏見持平崔成大縣道之疏首言人而無元氣則死國而無紀綱則亾仍又舉臣姓名謂以終乃一出而坐煩屢召玆可見今日之紀綱結之以大官如此小官效之君道不嚴朝體日壞其所爲言至深且嚴噫斯誠切至之論也臣罪臣自知之非金木則嶺海乃分之宜又奚待於人之言之哉苟使臣早

伏刑章則上可以尊朝體下可以戒羣僚而秪緣
聖慈過加寬宥而技拭之不徒不加之以重辟又從
而仍畀之以崇資膴爵焉則於是乎國綱之頹圮可
謂無餘地而臣之罪雖滅死萬萬將不可以勝贖矣
今者執法之論若是截峻公議之嚴此焉可見是宜
明加誅責以肅方頹之邦憲叉奚容一向慭置之無
何問益令有識寒心而國體不振乎誠如是也卽臣
雖萬被重譴實所甘樂而不敢恨矣情地旣極危蹙
今日常參亦未得進身玆於召牌之下進伏九閽之
外敢此疾聲仰籲伏乞
聖明亟先削臣本兼諸任

仍卽重勘臣前後負犯公私千萬幸甚

因持平金䆃疏避辭職疏

伏以臣竊伏聞日昨臺臣金䆃上疏論金時發事所以聲罪臣而攻之者首尾臚列指意非常又聞金吾所在之文案已爲臺臣所取見則意其必有以剖判其必殺無疑之端歷數其曲護彌縫之狀臣方蹙伏危慄以俟之矣及得其疏本與避辭而見之則但曰時發之怙勢行惡爲民大害撲殺村民稔聞傳說云而文案中當償命而爲之曲護當成獄而爲之彌縫者緊要肯綮無一言拈出而道破者抑何故也夫時

發之怙勢行惡爲民大害假令眞如其言只可別論不當曰渠本怙勢行惡今茲殺人非渠而誰也湖右傳說萬口一談亦假令眞如其言旣無挺身而證其目見者則爲獄官者其將不信文案而但以傳說二字成殺人之獄乎至其避辭乃云其所審覈之道惟在於檢驗實因之如何又曰罪在時發則罪時發罪在道臣則罪道臣罪在推官則罪推官可也噫斯誠至言也而以臣見之不幾近於魏徵獻昭陵之說乎夫其審覈之道惟在於檢驗實因之如何者誠如臺言而初覆檢屍帳中俱無一片堅硬處旣以爲一依

屍親之言不得已以拳毆懸錄又以爲拳毆懸錄似不襯着而不得已以此懸錄云則檢驗與實因果將何所據而成獄乎況屍親之初指爲拳毆者後變爲石打杖撻而推官所報亦斥其變幻抑勒則初稱拳毆之難可信此亦可知雖其可疑如此而猶不敢自信迷見遍議於諸僚無異辭然後方敢仰稟 睿裁請詢大臣正所以深致審愼之意而 聖明之所處分者一如臺臣所云罪在道臣則罪道臣罪在推官則罪推官而已今斥以上反下落獄體不成者又何也至於時發若只以捋鬚勘律則法不過笞五十遠

配亦過矣而特敎之下旣以豪强鄕里殘害小民爲
罪則今忽以時發之竄配何罪爲言者誠未可知也
夫天下之至難知者獄也而至難愼者亦莫如獄也
人見之不同如其面今若但就事論事曰可曰否則
固不害爲淸朝美事而乃臺臣則不然刱出別意於
文案之外臆逆毆人於罔測之科或曰營救或曰曲
護又謂之太畏氣勢不恤紀綱臣與時發兄弟曾無
半面之雅又無姻戚之分則營救曲護之斥何爲而
發也時發之家殘敗無餘爲世所諱則又安有毫分
氣勢之可言者乎若但以標榜之相近疑之以愛欲

其生則臺臣之惡欲其死果可知其所由而眞所云
謂人如已良可笑也至如就四時置之西間聞據古
之俞信一近之柳楹柳鼎茂前例其時行公之禁堂
郎故監司李眞淳而其後諸堂如尹淳趙顯命李宗
城尹容李春躋諸臣又豈皆有私於時發哉今忽斥
之以自初至今置之西間結之以循私畏勢任意屈
法直欲被之以人臣之極罪者是果爲平心所發乎
臣本惷愚無足比數怵迫威命冒沒趍承秪欲以奔
走筋力祇愼職事適一開口稟讞獄情而遭此凌詆
苟以其操切而論列者勘臣之罪死且有餘矣泯伏

累日尚未有威譴之下降而鎭日嚴召又不免坐違
罪上添罪萬殞難贖玆敢仰首鳴號於　宸嚴之下
伏乞　聖明亟命將臣本兼職任盡行鐫削仍令攸
司議臣負犯以嚴邦憲以謝人言千萬幸甚

因臺疏辭職疏

伏以臣伏見持平朴春普上疏盛論言路之閉塞而
有曰間或有一二論劾之事上無採用人不畏憚位
在卿宰則乍嫌而旋出職居藩閫則始辭而終赴由
是而廉恥漸喪名節都虧臣於此實不勝瞿然惶愧
之至盖臣之昨歲忝嶺臬時遭諫臣劾罷之論始雖

撕捱而終不免盤礴行公及叨本職之後亦嘗控引情地辭避不獲間又被臺臣崔成大之斥而一疏承批旋卽冒出若論卿宰藩閫之耐彈苟蹲者則臣實當之廉恥之喪盡名節之虧壞不待人言臣所自知而居常慚恧若無所容今者憲臣之疏眞是頂門一針誠可謂以德之愛而足令人愧死之不暇人之爲言旣如是切峻則在臣私義斷不容一味放倒以益其無忌憚之罪也明矣玆敢力疾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諒臣情勢之萬萬危蹙亟命鐫削臣本兼職任以謝公議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因仁平君李普赫疏辭職疏

伏以臣伏見仁平君李普赫疏本盛論金時發獄事而有曰在時發則惟恐或傷在傷處則惟恐或露乃以自腦後至兩脚心間間皮脫青赤色上下唇吻浮大捋鬢等明在文案之傷處謂之元無傷處之可言又曰傷處之懸錄不可勝數臣於此誠不勝其訝歎也此獄屍帳之在狀本中者業已聖鑑之所下燭不須臣更陳矣上下唇吻固以浮大青黑色柔軟懸錄而旣曰柔軟則不可謂受傷之處鬢髯亦以有捋痕懸錄而捋鬢其果爲致命之要害處乎合面自腦

後至十指肚一併懸錄以間間皮脫青赤色宰臣所謂傷處之不可勝數者乃指此耳然而青赤色下旣有柔軟二字則此果爲致命之傷處乎山坂推轉蹴踏致命殆無完膚若果如其疏則仰面合面又何擇焉而仰面則無一皮脫處獨合面上自腦後髮際下至穀道腰眼十趾甲縫十指甲間間皮脫青赤色柔軟者眞可爲致命之本而亦可謂傷處不可勝數耶宰臣之意亦知柔軟之不可爲傷處則乃曰無寃錄中若無堅硬難以爲物者正爲此獄之公案而堅硬與否非可論云臣未嘗讀律雖未知此果在於何條

而無冤錄中只有引洗冤錄靴鞋踢傷若不堅硬難
作他物之文矣洗冤錄有云元符勑申明刑統以靴
鞋踢人傷從官司驗定堅硬卽從他物若不堅硬難
作他物例云執此而論之只可見不堅硬者不可作
他物之驗而已又何以謂之柔軟不堅硬者亦可爲
致命傷處之證乎其所謂堅硬與否非可論者臣實
反復究度終未可曉也且以間間皮脫柔軟爲致命
之傷處則無冤錄又果無夏月屍經一二日皮膚脫
落皰胗起之文而洗冤錄中死後一向仰臥停泊微
赤色云者又何指也臣畧經外任見檢狀不翅多矣

死屍之經數日行檢者皰胗起而狀如水泡豆皮青赤色柔軟卽與無寃錄恰相符合者殆不可摟計宰臣亦十莅藩邑必應慣知而尙以是執爲致命之傷處甚矣人見之不同儘如此矣臣獄官也徒知不堅硬則不得以傷處論而不可以成獄故敢有所禀讞於筵席矣若如宰臣之疏則臣之所達無明白傷處之言自歸面謾而身爲獄官故出人死罪者猶屬餘事耳臣之罪雖萬殞其何以自贖也哉伏乞 聖明卽命遞臣本職及兼帶經筵籌司等任仍令攸司重勘臣負犯以謝人言以嚴公法不勝大願

因閔亨洙事請譴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頃於閔亨洙陳疏之日適承俯詢敢以亨洙所陳旣非渠所刱說只欲以暴白其亡父心事之非出黨論斷斷無他則決不可以此爲罪之意反復陳達至承嚴教迄今追思猶有餘悚今亨洙卒以是遠投瘴荒而近密之臣一言纔及旋下譴遞之命然則臣之營救有罪者之罪有不可以獨逭亦願 聖明特令勘臣罪戾以戒妄言不勝幸甚抑臣受國厚恩致位至此又適職叨經筵事在目前苟有所懷囁嚅而不一言臣則有罪伏願 聖明少加澄省焉臣於

病伏中連接朝紙　聖心激惱威怒荐疊三司近侍
斥黜相繼聯翩道路殆將十數景色愁沮氣象不佳
設令此人等果皆情無可恕罪盡當理猶非　聖世
美事況又其未必皆然者乎然而諸臣者之情與病
殿下旣未及俯燭則當館直久空之餘方講筵將
開之際疑其慢蹇加以譴責固未爲不可而只是從
經幄而戍邊障昔或一有近久未聞驟見而以爲異
事相率進言而不知止者惟恐　殿下處分或失其
平而已夫豈爲數臣地哉出納之地草草一啓何足
以爲罪臺閣之臣寂寥數語又有何可怒而疑之以

護類特遞之不足重之以遠補而後已輾轉層激一節深於一節聽聞駭惑有識憂歎臣誠爲　殿下惜之也自古臺臣之言事獲譴者其言雖不當輒請收還者盖欲以恢　聖聰而重言路也今者儒臣之黜補政院臺閣始亦能言之矣及至兩臺臣補外之後閔墡蔡膺福又猶能言之而政院則無聞焉又至諸承旨譴遞而墡膺福遠斥海島則遂並與臺閣而寂然嘿嘿嗚呼言路之於國家關係之重果何如也而乍有摧折便即縮頸不敢出一聲臣未敢知異時
殿下設或有過舉之重於此者雷威震疊之下其果

有挺身一開口者乎由是道而不之改則孔子所謂惟其言而莫予違者殆將近之此恐非國家之利也先儒有言曰臨亂欲得伏節死義之士平時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臣愚以爲當平時小利害士氣之不競尙如此他日倘有事變決知其不能蹈白刃而死國事也思之至此寧不痛心臣伏見 聖敎有曰人君不講國爲國乎嗚呼大哉此誠堯舜之言也然而講學貴乎明理而克己如使理有所未盡明已有所未盡克則安在乎講學之效哉噫七情之發惟怒難制少有偏係則卽是理未及明盡而已未及克盡也

聖學高明寧不鑑燭于斯而一有所辟焉則往往不得其平者如此臣愚死罪竊以爲或者　殿下緝熙之工猶有所未至而理或有未盡明已或有未盡克也伏願　聖明益懋聖學益廣聖聰使夫發於政而施於事者無一毫過不及之差仍即特恢天地之量快示轉圜之美使羣情咸服瞻聆俱聳非臣之幸實國家之幸也伏願　聖明裁處焉臣病思昏憒語無倫脊尤增死罪

知守齋集卷之三

知守齋集卷之四目錄

疏劄

辭右議政疏
再疏
因灾辭職兼陳所懷劄
辭職兼陳所懷劄
請兩大臣伸理劄
再劄
辭職劄
辭職兼陳所懷疏

辭職三疏
論兩將臣事劄
未赴召命待罪疏
辭召命疏
五疏
六疏
十疏
十三疏
辭召命疏
七疏

十二疏

被斥辭職疏
辭召命疏
進詣東湖三疏
告歸陳情疏
乞寢賜奠給馬之命疏
辭藥房都提調疏
陳情乞遞內局兼任疏
請晉接諸臣仍乞遞疏
東宮疹患平復後辭賞典疏

辭藥院兼任疏
辭藥院兼任仍辭薦人之命疏
謝賜食物仍請譴疏

知守齋集卷之四

疏劄

辭右議政疏

伏以臣疾病沉頓屛伏郊坰由限旣過無望起動陳章請譴反承溫批悚兢徊徨不省所出向伏聞 天心未豫羣下憂遑而臣獨委身床席末由竭蹶趍朝擬更申籲乞伏常憲而神識昏憒亦未及自力忽於千萬夢寐之所不到乃蒙千萬不近似之新命臣誠惝怳震駭繼之以憂懍萬萬不知所以措躬也噫有國所重固莫先於置相者不待臣一二談而 聖鑑

之明已照燭無遺矣以臣賤分尤何敢枝辭蔓語効世人崇讓之爲者獨念在平日猶宜其難其愼莫之或忽矧今國勢與世道無一可恃百責所萃都在廟廟雖使古之人才德兼備者當之亦將却走而難有爲矣况臣之儱侗鹵莽百不猶人了無一事之可記寸長之可取者卽一世所共知也今忽一朝擧而置之於百僚之首責之以贊襄弘濟之任者臣實反復思度莫知其何謂也是奚但臣之一身之不幸而已實亦國家之不幸也臣身非敢自恤獨奈國事何哉臣自被恩命悸恐蹙伏顒俟公議之駁正則唐突號

籲亦所不敢而已浹旬日迄無處分又以湖西事之
下問史官來宣召旨而無路祇承臣尤死罪茲將肝
膈之懇仰瀆　慈覆之下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俯
察名器之不容久玷重任之不容虛授亟命刊改臣
新授資級職名俾國事無致僨誤仍令勘臣違慢之
罪以肅法紀千萬至願

再疏

伏以臣敢將肝膈之懇仰瀆　宸嚴之下反汗之命
日夕顒俟伏奉　聖批非惟不準所請乃更慰寵而
敦勉之者逈越常例屬意深重旣溫且肅臣拜稽祇

承惶汗憂恐益不知所以自措也臣之前疏雖亦畧暴微悃而心神震㦃未能罄悉以致日月之明偶有遺照則臣之罪爲尤大茲敢更竭底藴大聲疾籲冀聖明之垂察而矜許焉夫自昔論相之道非一而上世尚矣姑就後代而言之或以德望經術或以勳業才猷要皆各有所求而又必極一時之選故其人者亦皆望實俱隆績庸茂著一朝命下而中外洽然無異辭焉一或反是則僨國事玷名器而來四方之譏議貽後日之嗤點固歷歷可指而數也如臣者其於上所陳四者不翅如瞽之於五色聾之於五音

非可擬議於萬一則其不容冒吻者一也國之用人孰非可愼而擢陞之際尤宜兢兢必其歷試久而閱閱多又必詢于公朝廷議咸推然後方可以予之而不爲濫受之而不爲僭雖在緋玉之列尚不可忽況臣所忝者又何如而其可苟焉哉念臣自陞宰列以來至于崇班十年間所被告身旣不滿數十道矣又其祇命而承膺者只外而江都及海嶺二藩內則度支若干月耳亦皆憒憒無善狀舛尤百出罪咎層積謗讟囂然至今未已其尚不屏棄而捐黜之固已歎於淸朝綜核之政矣尤況疇咨不及於廊廟而特簡

遽乖於人望則即無論其超躐之太驟冥升之無漸足令旁觀懍然是殆所謂僥倖之尤者國之置相夫豈容如臣無似者僥倖而已也此臣之尤不容一刻冒據者二也至於　聖批所諭于今拜相予心興愴昔年受恩何忍過讓之敎臣奉讀未半自不覺聲淚俱發淸血盈襟噫以臣鹵劣無足比數而早歲通籍於我　聖考在宥之日偏蒙拔拭而剪拂之久叨邇列長侍香案深恩厚渥淪肌浹髓欲報之德與天無極秖以才智庸下旣蔑圖效於涓埃忱誠淺薄又未先蓐於螻蟻中夜追思悲泣無從區區寸心天日下

臨及今受國恩愈厚致位至此苟可以自效於分寸者則頂踵毛髮非所敢愛湯火糜粉亦何敢辭其欲自爲身圖袖手旁觀終歸於忘國負德臣雖無狀所不忍爲也獨奈其悾悾碌碌絲毫無足以裨補則無寧冒死力辭不至大誤於國家事是亦所以報　聖恩之一道故耳釋氏之言有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朱子嘗言不仕之義而引是以爲喩盖言其以不報爲報也噫臣之區區亦出於此而又不可謂無所受矣伏惟　殿下至仁至明凡臣所陳寔出一片肝血非敢假飾之狀庶可以下燭而亟賜

允許矣伏乞 聖明深惟相職之決不可以虛授俯
察微分之決不可以冒承卽命將臣新授資秩職名
一倂收還仍令有司議臣罪律以公以私千萬幸甚

因灾辭職兼陳所懷劄

伏以灾沴之作固未有如近日之甚者而雷電之異
又發於閉藏之節昨夕之轟轟燁燁殆亦盛夏之所
罕見方今國勢之岌嶪若不保朝夕而上天之示警
又如是切至是必何様禍機伏在冥冥而人自不之
覺耳其爲慄慄危懍又豈可視之以尋常哉此正君
臣上下一心兢畏大奮發大振作期有以傾否回泰

祈天永命之一大機會而顧乃以如臣無似冒據鼎
席竊位尸職無大於是致此咎異即其理宜耳伏願
聖明亟賜斥退改卜賢德以答天譴以幸國事亦
望殿下赫然警動益加惕厲對越祇畏懋修實德
內自方寸隱微之間外至政令舉措之際必皆一循
乎天理之正而無有毫髮私意參錯於其間又必正
朝廷肅宮禁恢言路嚴懲討理寃鬱慎賞罰崇名節
敦儉約恤民隱然後仁愛之天心庶可以回怒底豫
而將蹶之國步亦可望轉危爲安臣無任拳拳祈祝
之至僭易附陳尤切兢惶之至

辭職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母病添加猥煩陳籲獲蒙恩暇任便將護數日間雖不無少減而餘症尚重劇歇無常眞元積敗蘇完未易以此情理無由離側行公尤切惶悶伏乞

聖明亟準臣前請許解臣職名公義私情兩得其宜臣不勝大願臣伏聞慶尚新監司鄭益河以其兄觀河時任永川郡守有所不安陳疏請遞而 聖明欲待臣等入侍日下問命留其疏云但今左揆引疾臣又方此[illegible]遑登對早晚未可知而嶺藩曠務殊可悶敢此附陳焉 肅廟朝故參議臣洪重夏爲方伯

時其叔父方任管下守令重夏以此引嫌則　肅廟
特命辭朝後其叔直以相避出代重夏終雖因他故
不果赴而　肅廟處分實爲允當　景廟朝故判書
臣金始煥爲海伯時所引親嫌恰與重夏一般而朝
家援此例催促赴任今益河之所難安其視兩臣者
亦旣有間决不可爲嫌　肅廟朝故判書臣尹趾仁
爲平安監司時其兄趾慶方任平壤庶尹而以相避
循例狀聞自吏曹覆啓遞改此又前人已行之例則
益河之擧此爲辭尤似太過見今舊監司趙明謙纔
又新遭臺言都事鄭基安亦被刻雖其啓俱已停而

想皆不得晏然供職嶺南事一日爲閫臣謂益河辭
疏之留院者卽命更入參以　先朝成例明賜　睿
裁仍督其數日內辭朝無致遲滯恐爲合宜伏乞
聖明量處焉

請兩大臣俾理劄

伏以臣才智魯下識慮淺短誠不足以備任使之末
而猥荷特達之知置之輔相之任臣實惝怳感激不
知何以圖報萬一惟是有懷必陳庶可以少答恩造
況有素自耿耿於中者已十年所而旣未嘗久仕於
內則無由獻其愚矣及今受恩罔極忝叨至此而猶

復自阻於　聖明之下囁嚅而不一陳臣則有罪伏
願　殿下垂察焉十餘年來諸臣之以寃死四臣事
相繼陳請至爭以去就者初非爲黨好也又非爲四
臣地而　殿下終始靳持此羣下之所共抑塞而悶
欝者也彼四臣設以他事枉被罪譴曾在　先朝大
臣之列者以非罪被生者之一律則尚宜昭暴其寃
狀況當初四臣之慘禍成於鏡夢之手而鏡疏之執
以爲案者卽聯劄事至其敎文則又以聯劄爲三手
之本故諸臣之所欲痛辨而昭雪者亶在於此乙巳
聖敎所謂四大臣旣已伸寃則辨君誣自在其中

者亦豈不以此乎然而乙巳之復爵未幾而旋爲丁
未之翻案逮至己酉 殿下洞燭聯劄之光明正大
可以有辭於來後遂復同事兩大臣之爵而至於金
昌集李頤命則羣議獨持之以子若孫之說 殿下
初以不可法外加罪待諸臣入來更有處分爲敎其
後因循屢閱歲而又有三字之敎矣夫以一人之身
而罪名雖屢變王府丹書之籍則尙仍聯劄之舊案
斯籍者盖將垂之他日而人所共覩者也是則使己
酉復明之大義理抑將因此而尙在半伸半不伸之
間此奚獨關於兩臣之事而豈非大可憂者哉夫十

九日下教既禁父子間相傳則固非外人所可詳至於三字之罪名非但乙巳諸臣之所不聞又是壬寅黨人之所不言則諸臣所爭只在於舊案之未得盡洗而初不干於三字之案矣然而庚子辛丑之間時事維其艱矣而昌集之所處者首相之位也位重則百責俱萃多艱則嘵訛易興因事而碁間者借重而譸張者又安知其必無哉如是之際事何不有雖以不親聞不親見之事尋不欲臆斷明言之筵教觀之

殿下亦嘗置之於半疑半信之間矣何可以疑信之事定爲罪案施之以生者之一律以致義理之不

明羣情之抑欝也哉且或如 聖心之所疑者則壬寅凶徒必應寛減於昌集而其所仇嫉而殘滅之視他人尤深此亦可以明其寃矣況以十九日後故奉朝賀臣閔鎮遠筵對時 聖教所云知昌集之有向國血誠此人於 三宗血脉豈有他意等教觀之昌集之心事業已 殿下所俯燭使昌集有知亦必感泣於冥冥矣至於頤命則 殿下屢嘗許之以憂國忘家之忠每示愍恤之 聖意而一任恩波之阻隔夫官秩與奪顧何關於已朽之骨哉獨羣下之所深憂者鏡疏搆罪專以聯劄而丁未追削又仍其案至

今未復則聯劄之大義理尙晻昧而不章故也且況昌集欲殺頤命之敎或恐日月之明猶有遺照也夫金李兩家之四代敦好一世所共知況昌集之猶子爲頤命之婿頤命之孫又爲昌集之孫婿則其痛痒之相關憂樂之與同固非尋常姻好之比又焉有欲相戕害之理哉此則雖今日下詢於與兩臣素相仇嫉者臣知其必無異辭以此推之則又焉知此外傳說之不類於是歟目今 聖明在上仁澤普洽朝廷無終棄之臣匹夫匹婦無不獲其所之歎而獨於此兩臣使其抱枉泉塗掩抑閼鬱終無伸理之期則其

爲不祥孰甚於此 殿下試於清燕之暇平心靜慮推之當日之事勢參以必然之常理究觀兩臣之本末則其必有瞿然而傷怛然而悟者矣臣雖萬萬無狀豈敢爲兩臣游辭自陷於罔上之誅哉誠以兩臣之追削既仍聯劄之舊案則實恐光明正大之大義理終歸黑昧職忝大臣不敢終嘿伏惟 聖明深思而裁處之千萬幸甚

再劄

伏以臣頃以並復兩臣明伸義理之意既劄陳而復筵奏竭盡底蘊靡有所遺而秪緣誠淺辭拙未蒙開

可之音臣誠抑欝悶迫久猶不能自已臣未敢知
殿下所以靳允者　聖意果何在也若以聯劄謂可
罪焉則同事之兩大臣已復其爵謚矣若謂兩臣之
未復別由他罪而非聯劄也則丁未之追奪至今之
仍置既皆用聯劄爲案矣又不可謂由他罪也夫以
聯劄爲案者初出於鏡賊之口而丁未追奪乃亦仍
此則是賊鏡其身雖誅於前而其言實未嘗不行於
後也此其所關係果何如而尚可一任其淹延而已
耶是正義理所關不容不力卞處臣若畏威而不言
既言而不爭則臣實負　殿下大矣臣雖無狀豈敢

爲兩臣地又豈敢以黨私而謾　殿下哉夫死者之追奪卽生人之一律也臣不敢知假使兩臣者雖至今存也　殿下其果以爲宜施一律而無所惜歟眞使兩臣者果有別般大罪不可容貸也則雖今日復其官滌聯劄之舊案使義理大伸而明日更罪之以可罪之罪則聯劄之義理自可以垂百代而不晦矣又其所以罪之以他罪者若果當於理而蔽於法則不但羣下無敢容議雖兩臣有知亦應受其罪而不敢辭矣苟或非其情而違於理則更有所陳暴未晩也設令未卽陳暴是不過兩臣者之抱冤齎恨而已

又何可與聯劄之關係義理至重且大不得伸則不可已者同日而論之哉 殿下試一垂察於此則臣言之非爲兩臣亦非爲黨私而只出於明義理之斷斷赤心者庶可以照燭矣臣於向者入侍啓覆伏見

殿下雖於匹庶之至微賤罪犯之甚彰著者猶復求其生於必死之中反復審愼務歸至當好生之德藹若陽春凡在臣鄰孰不欽仰獨彼曾在大臣之列厚被 先朝眷遇者初爲凶徒所屠戮而昭雪無幾旋又含寃於覆盆之下天星已廻而尚未蒙日月之回照臣竊傷之臣旣忝叨匪據目見大義理所關不

明而益晦一進言而不得許便遂嘿嘿非臣之所敢出也玆敢冒死而申言之若蒙　聖明俯察而快賜準可則雖非臣一已之私幸而臣亦與有幸焉愚迷之見如未獲有槪於盖高之聽則亟加威譴以彰謾
君父護私黨之罪以戒具僚亦臣之所大望也

辭職劄

伏以臣前後劄陳與筵奏亶出於斷斷爲　君父明義理之片片血忱夫豈有毫分私意參錯於其間者而只緣臣人微而不足取信於至尊言輕而未能仰格乎高穹前席承諭旣疑其出於黨好日昨批旨又

示以訑訑之意臣誠惶悉兢隕不知所出苟使臣懷私護黨欲救有罪者罪孰大焉在小官尚難容貸名爲大臣罪尤何如縱 殿下寬仁過恕不欲遽加以誅譴是宜亟先斥黜俾廷僚知戒在臣廉愧又其可盤礴苟蹲而不思所以引罪退屏之義乎昏頓涔涔無以自力成文字今始畧控危懇言出肝膈非敢假飾伏乞 聖明卽命鐫削臣職秩仍令攸司議臣之罪以嚴邦憲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荷 聖上寬大之恩雖幸免於嚴誅而揣分

揆義決不容仍冒職名復入脩門敢將危迫之懇仰
控 慈覆之下伏承 聖批大失所圖臣尤不勝隕
越之至噫以臣之菲才庸品猥蒙不世之遇擢置上
公之位在臣分義道理惟宜竭力奔走以效萬一豈
敢徒爲身計遽懷自便又何敢恝視國事使至尊獨
憂於上哉秖以咫尺之守迷不知改旣出之身難容
復入求之廉愧是豈臣可已而不已可進而不進者
哉倘 聖明一垂察焉則庶幾燭臣心之非謾而臣
言之非飾矣至於 聖批中宗臣之批湖伯之狀豈
大臣若此之時之敎臣益不任惶惑也竊見宗臣之

疏其事固至重宜　聖明之欲與大臣議之者也然而左揆及兩原任既方在朝則諮詢之命尤宜先及而　聖諭之意若將必待臣而定之者此非但臣心之惡蹙不安其於　聖朝議重事之道又何如哉假使臣無故可進以臣迷淺之見又安有可以仰對於諸大臣之外者而況臣終不可既出復入事理較然者乎湖伯之狀臣雖未得見之而臣之未出城時道臣以私書通報於左揆且及臣與判尹趙顯命而示之以文案故左揆與臣答之盖如顯命之所陳者其後臣卽出城不及仰達其梗槩而若未及有追加究

得之實狀則似不必徑致京獄誠有如顯命之劄矣
此亦　聖明宜更詢於左揆及他大臣而處之者也
臣自蒙批諭合卽復申哀籲且陳此事曲折而素患
諸症旣自殑殑之中五六日來痰核堅結於臍房下
其大如卵似將成膿坐臥屈伸牽引若絕晝夜呌痛
眠啜全廢神氣益昏憊今始自力疾號於　宸嚴之
下伏乞　聖明亟準臣所請削臣職秩勘臣罪戾以
警具僚以安微分幸甚且臣竊有愚衷不敢自隱於
聖明之下惟　聖明澄察焉今諸宗臣所陳　東
朝上號之請欲以揚　慈聖之深仁大德彰　殿下

之尊禮至孝凡在羣下孰不歡企而顒祝也哉但其疏雖引 先朝丙寅事而臣竊伏聞其時 聖教特降命禮官議于諸大臣而行之蓋 聖考之所下詢諸臣之所仰對俱以爲至尊周甲罕有之慶別擧徽稱以伸靡不用極之至情則宗臣之所援据其禮雖同而其義則稍別矣苟不如是則 聖明必不待臣下之進言而先已下敎如 先朝故事在廷臣僚亦必已陳請久矣又奚待於宗臣之言哉宋孝宗皇帝以憲聖太后壽七十旣行慶壽禮後三年又上尊號丙寅大臣之收議固有是說而 先朝已行之禮蓋

亦倣此則以 聖上愛日之孝今雖進期而請之誠亦合於隆厚之義矣第臣於夏間伏見 殿下答瑅君之疏有曰仰體謙德實帝王之敬親頃又答南陽守之疏若曰 慈意謙抑不敢强陳今者諸宗臣之批又如此此猗歟盛哉 慈聖執謙之盛德斯可以仰認而 殿下養志之大孝尤可以有光矣矧伏念連歲荐飢之餘今年三南雖僅免凶歉而兩西畿甸亦多失稔天灾時變式月斯生可驚可愕之事非止一二誠不翅有朝不謀夕之憂則當此時此等豐豫之舉無或有違於 慈聖謙抑之德而我 聖上出

天之孝恐莫先於養志矣倘　聖明不以臣言爲妄
則姑抑無窮之至情仰體　慈聖之謙德益勉　聖
學益懋　聖德使政教休明灾沴消歇年穀屢登民
生樂業而　東朝寳算恰滿周甲之後於是乎遵
先朝已行之禮奉萬年之觴擧豐呈之儀而進徽號
播鴻名則雖以我　慈聖之謙德旣有　先朝故事
必應無難勉許我　聖上志物之隆養可以交致克
備而無所憾矣於戲豈不休哉臣又念諸宗臣前後
所請固由於宗戚愛戴之忱而至如李弘遠之疏則
雖自諉於稱揚　慈聖之德細究其語脉指趣無非

出於專頌　聖明歸美　聖躬之意敢自以爲如是
則　聖心可悅　聖志可撓意思情態殆令人不忍
視而殊不知我　聖上尊光之德惡諛之意萬萬非
弘遠側媚輩所敢揣摩而嘗試之也噫又何其妄也
竊惟以　聖上日月之明必已燭破其情狀而特以
其言之所藉重有在焉故未有所嚴責耳臣謂弘遠
宜卽重加罪斥以杜細人俯仰窺覬之漸恐不可已
伏願　聖明留意而處之焉臣旣抱玆耿耿而不以
上聞臣實有罪固擬不計情跡入對口陳而見方賤
疾如右苦劇末由致身跬步敢以文字仰達僭易猥

越尤合萬殞並乞　聖明即命勘處以勵臣分焉

辭職三疏

伏以臣賤疾猝然症狀危惡委頓枕席叫痛若絕不省人事者首尾七八日矣湖囚就拿親鞫旣張恩諭連降召旨相續而臣則頑然末由起動旣負輿疾之義重犯違慢之誅病裏隕越求死不得繼又伏見聖教之屢出於朝紙者辭意嚴重非所敢聞臣奉讀未半不寒而栗輒煩籲號亦極惶恐席藁私次秪俟嚴譴而　聖度寬容尚靳處分在臣微分非不感幸而但恐綱紀由臣而不立分義由臣而益壞則臣之

罪雖萬死猶不足以少塞矣臣伏見日昨 聖旨其
所以開示 聖意者丁寧懇摯殆若慈父之詔迷子
不知如臣無狀何以得此於 聖明之下也臣之當
退之義旣陳於最後引罪之劄則或想 聖明亦已
俯燭矣今以 聖教觀之有若臣之出城亶由嚴批
而刪下之後猶敢撕捱者然此亦臣誠淺辭拙未能
仰格之致臣尤慚恨靡所容措設使當初 聖批專
指臣身在臣道理尙不敢過引於旣刪之後況所以
委曲開譬果何如也而臣乃敢復引爲撕捱哉此則
萬萬非臣之本情也獨臣之所竊愧者臣之前後筵

奏與劄陳非敢一毫爲數臣地也誠恐此箇義理若
遂不明則將無以永有辭於來後而旣未蒙開可之
音筵敎批諭之間或至疑之以黨私示之以詭詭則
臣之不敢晏然仍冒者夫豈樂爲哉誠出於不得已
也夫名之曰輔相而自謂爲　君父明義理不得其
言則去義之所當然耳伏見　聖教有曰卿之所重
旣曰爲君則其命之重在君乎亦何乎臣於此尤不
勝震悚無地夫不俟駕屨臣亦豈全昧而人臣事君
不專以趍走承命爲恭者卽古之道也臣若弁髦斯
義靦然復入脩門則臣身縱不自恤獨奈辱朝廷而

壞廉恥之防何哉臣向伏覩　聖批之下於僚相者以諫臣之勿煩幾下不卽引避責之以不知羞恥無廉義夫以諫官而尚如此況臣忝叨大僚之列敢欲淟涊於引罪之際還入於既出之後則其不識羞恥而無廉義尤何如也而以　聖上日月之明又將視臣爲何狀人也此臣所以反復思量寧被重誅而斷不敢爲抗顏復進之計非特目下疾病之難强而已也且臣前疏之末附陳愚妄之說而未獲省察則卽臣之無足取尤莫逃於　聖鑑之下矣倘蒙　聖明俯軫禮使之道亟許其退屏則天地生成之澤臣當

隕結而圖酬矣且伏念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亞聖謂之不恭今臣逬伏郊坰罪積罔赦而倉官以聖教屢致常祿臣尤抑塞悶迫會伏見先朝有大臣之出外辭祿者至三四辭則輒命更待下敎體下之仁臣鄰至今欽頌伏乞聖明俯察臣肝膈之懇亟先收還吏官之相守者還寢祿俸輸送之命仍令削臣職名勘臣辜戾以警有位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論兩將臣事劄

伏以園陵展謁只隔一宵乘輿將戒百僚奔走孰敢或後而獨將兵之臣日違召不已紀律所關良足

寒心戶曹判書趙顯命頃被臺斥陳疏而未蒙批其
情勢難安而必欲一遞者誠無足恠也臣亦聞其意
如此久矣而重任難可數易日昨夜對欲仰陳而忽
卒未之果也然而當是時暫出視師退而復辭又何
害於義哉其位秩雖崇而所處者介胄之任耳　上
乃召之以戎事而偃然不動者尤豈將臣之體哉臣
謂顯命宜更重推以警其慢特解度支以伸其廉義
仍亟嚴加督飭使卽舉行戎務爲宜且顯命猶有所
引之情勢矣兵曹判書金聖應曾聞大政後必遞爲
期雖不無所執而亦殊於新遭劾況官雖司馬而武

將旣異於文宰職掌環衞而策應俱繫於本兵則早
起而董厥事道理然爾今乃日再招幾浹旬昨夕始
迫而後出委蛇偃蹇殊非分義所敢宜臣以爲一體
警責俾勵將來有不可已伏願　聖明並賜裁處焉

未赴召命待罪疏

伏以無狀賤臣倖逭威譴息偃田里日夕懍惕乃者
　聖批之下辭旨勤懇開示淵衷無復餘蘊收召不
捨之意藹然於十行之間至於追惟昔年忍復撕捱
之敎尤是出尋常萬萬之外者噫從古人臣之得此
於君父者有幾人哉臣奉讀悲泣五情抑塞實不知

措躬之所也顧以負罪至重決不容重入脩門附陳
肝膈之懇冀蒙鈇鉞之誅而 聖度天大溫諭復降
聖恩至此愈往愈隆而臣之罪尤不可以勝言矣
伏念臣才識鹵下無所比數而偏蒙 先朝剪拂之
恩歷忝華要猥被 聖上特達之知叨竊台司只擬
殫竭心膂生死以之惟其性本頹弛言議骪骳方當
年少官卑之時尚未能出一言論一人以售其黨伐
之私者一世之所共知也況今齒髮已改名位已極
復何所求而乃敢爲少日所不爲之習以自歸於罔
赦之科也又況臣雖冥迷亦具知覺豈不量堅定之

聖心非臣蹇劣所敢仰格於萬一哉斷斷血忱亶
欲爲 君父明義理爲國家正是非而忱誠淺薄信
心冥行注措進攘之間去就奏對之際觸事乖謬一
無可以當 上意而稱明旨者終致重陷於大戾前
後負犯罔非難容之極罪爲人臣得此將安歸乎臣
自是以來跼高蹐厚寢驚夢愕每一念至忽若無生
至今尚在地上已極萬幸乃欲彈冠抗顏復厠朝行
則是眞小人之無忌憚者非特羞清朝而爲士大夫
恥辱耳雖以日月之明亦必視爲鄙夫之甚者矣此
臣所以寧被違慢之誅而不忍爲更進計者也其何

敢一分自阻於　聖明之下而然哉此則萬萬非臣之所敢出也至於　聖批中上下二策卿自擇焉之教臣尤不勝其震惶隕越也以臣之迂愚伉拙今雖使靦然復進其必捩手轉喉動輒生疵舊釁未湔新舉又添了無裨補於　聖朝蕩平之治而徒益一身之顛沛而已此豈不交有妨於公私也耶臣之所大願者如或賴　聖慈曲全生成之德意終得免於嶺海與金木則惟與老母相守於畎畝之中訟罪追愆於漁樵之社歌詠　聖澤以畢餘年結草之報終期於來生耳尚安敢復萌毫分需世之念哉耿耿此心

天日俯臨臣何忍絲髮誣謾也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俯加諒察先將臣所帶職秩亟行鐫削重勘臣前後罪犯以嚴邦憲以警具僚千萬幸甚

辭召命疏

伏以臣負覆載難容之罪荷天地生成之恩誅殛尚逭職秩猶在日夕戰灼覓死不得忽於千萬夢寐之外近侍遠臨十行　聖旨丁寧勤摯敷示慰勉之意迥出尋常萬萬史官偕來之命尤是罕有之異數俱非滓穢賤臣所當得者臣九頓莊誦神魂飛越至於歲飜隨時思卿一倍予心既此卿不戀闕之教臣奉

讀未旣尤不覺感涕之承睚也噫以臣負犯至今安坐地上夫豈始料所及賴 聖上寬仁大度縱得免於金木與嶺海亦宜早自竄於絶峽窮山息影訟愆以沒餘齒而只緣老母望八之年疾病凜凜醫藥爲命未忍遠去尙玆遲徊於近京之地者猶足爲萬分惶隕乃若彈冠彯纓復入國門抗顔於周行之間厠跡於大臣之列則是眞無忌憚之甚者臣雖汚下頑鈍其敢爲此而以 聖上日月之明視臣亦將謂何如也臣自蒙恩諭五情失守草草附奏不足以達微衷而文字號籲尤不敢唐突泯默有日恭俟嚴誅即

又回旨之下至以面諭爲教臣非木石既具知覺冥然不動豈所敢出而顧其區區咫尺之義實所以嚴國體而畏臣分也仰承無路尤合萬死鈇鉞之加俯伏以俟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命召還史官仍令攸司勘臣罪狀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五疏

伏以臣聞慕榮而畏威懷祿而懼罪人之情也今臣獨乃冒不測之誅犯瀆擾之科連章哀籲聲不暇緩殆甚於縛者之求解病心者之蹈水火夫豈臣之所樂爲哉如非出於迷罔喪失本性則斯可知其

萬萬不得已也臣之情愈窮而 聖恩愈隆至於日
昨批旨縷縷三百三十有一字教之以悉諭心腹勉
之以即日偕入開示之勤懇牖告之丁寧誠有足以
泣鬼神而格禽獸此誠古來君臣間所罕聞者臣是
何人乃敢得此於 聖明之下哉臣奉讀感咽涕泗
橫集莊誦屢日寸忱自激實不知置身之所也噫自
昔人臣之獲罪於上者類非一端或因任事之失宜
或由奏辭之不審要之皆出於匪怒之教耳時移事
過之後苟加以慰勉而拂拭之則在下者亦不敢不
仰承德意惶感率職固臣分之當然也其孰敢懷一

毫悻悻之念以自阻於君父之前哉此則臣雖無狀
萬萬决不敢爲也第其爲罪也實不無輕重大小之
分若如微眚薄過容或可以如此而至其重且大者
則誠亦有終身放斥而不可復收沒齒屏廢而不可
復進者夫人臣之罪固莫大於黨私誤國則以臣負
犯其能全腰領亦萬幸矣尚可論於復厠班聯乎尤
况前後筵敎之下罔非臣子不忍聞者傍人亦爲臣
代怖欲死臣每一念至跼蹐高厚如窮人無所歸至
今不自引決息偃飮啄已可謂冥頑之甚矣縱賴
仁覆之恩不卽金木之誅而然其骨已寒而心已死

矣今若誘以恩數之出常而靦然重入國門則是眞鄙夫小人無所不爲者矣此亦豈 聖明之所願於臣子者哉臣於 聖批中惟昔年感悟之敎尤不勝其扙血摧膓也噫以臣鹵劣偏被 先朝之恩渥與天無極仍蒙 聖明之簡拔特置台司感激圖酬糜粉寧辭而畢竟咎釁狼籍難掩上孤隆知下負初心拊躬慙悼雖萬死而有餘罪矣臣之病狀入冬以來輾轉添加痲痺眩瞀偏汗痰喘等症近尤一倍危惡委頓床席已過月餘晝夜叫苦奄奄若不可支房戶跬步之間全廢運動雖欲進伏司敗仰請嚴誅而亦

末由自力不得已冒死申籲伏乞　聖明亟命召還
史官勘臣罪狀以肅朝綱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六疏

伏以臣罪可勝言哉恩諭之下降凡幾遭矣　王人
之來守已三朔矣使臣可以進而猶不進也則臣之
罪固萬萬矣苟使臣不當冒進而但虛辱　聖眷一
至於此則臣之罪益無所容矣由前則爲臣子而飾
辭慢君命合被萬死由後則使恩數由臣而屑越國
體由臣而隳壞亦宜蒙重誅臣之罪其必居一於此
矣以臣之前後負犯尚得偃息畎畝誠荷　天地大

造而今又添之以此則臣雖欲終始倖逭其何可得也臣日夕祈死震慄焦撓以致痰凝火熾咳喘眩瞀一倍危劇咯血不止如坐風舟左邊半體痲痺癱瘓全廢運用下部蹇弱跬步難動神識奄奄鬼事不遠而 天鑑猶邈收召不置畿堧列邑春窮方甚而輸供史官怨咨載路微臣之故寧復致此至於月廩之決不敢受庶蒙 聖明之下燭而輸送之命過十朔尚未停止發牛馬載運勞獘飢民極矣臣誠抑塞迫阨惟願遄死無知而不可得也且臣於世事一切聾瞽昨始見憲臣俞彦國疏拈臣向來疏中明義理正

是非一句語而陰詆之其意至深已使人駭然至其所謂簪履之舊不忍顯斥而每加恕貸云者誠可謂切至而由臣無狀貽 聖朝政刑之累者尤不可逃罪矣憲臣之於臣屬雖疎遠而宜若間於路人矣然其言尚如此則時議所在從可知也雖以 聖明之至仁又何可輒賜寬宥而臣敢欲憑恃 聖恩不暇他顧冒沒爲復進計其可得乎伏乞 聖慈特垂矜諒亟命召還史官停寢月廩仍卽刊臣朝籍勘臣罪狀俾臣追諐沒齒以卒天地生成之澤千萬至願

十疏

伏以臣竊聞天地之於萬物處之必欲各得其所父母之於子愛之必欲其生焉由其如是之故人莫不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者固所以蘄望其拯救而奠安之也今臣危蹙之情凜綴之疾不翅窮且急焉前後疏牘狀奏之間刳肝瀝血而陳之者且數十餘矣號呼而蘄望之者又不翅深切迫隘而　天地父母之聽尚邈然未有矜允之意則臣其將誰因而誰極哉古人云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臣嘗疑斯言之未必然也今而後始覺其不妄而喩之於臣猶若有歉後者嗚呼是亦臣忱誠淺

薄之罪也昔晉司徒蔡謨三年不應命天子臨軒自
朝至申使者十餘反而終不起遂免爲庶人　皇明
閣臣葉向高之六十二疏李廷機之五年杜門俱必
不得請則不敢止此數人者之所難進今雖不可詳
而自後觀之與其上下相持留時引日終至重隳國
體無寧早許其所願不亦交幸於公私也哉且臣舊
聞長老所傳近侍偕來之規古所絶無雖如故相臣
金壽恒金錫胄其名德勳庸果何如眷顧禮遇又何
如而方其因事退處也召之而雖不至史官相守會
不過旬蓋非但恩數之不可輕自來如此其所以體

下情而軫獘端之　聖意今猶可仰揣也如臣無狀
固不敢擬議於古人而恩命之淹辱月已五矣私心
悚灼姑不須言夫以素殘之畿邑已蕩然於三載輪
回之厨傳而纔過半年又當此役其爲獘害殆難勝
數必又有論報廟堂請以變通如向來豐德之爲者
此尤臣之所大悶也凡臣所陳亶出衷赤非敢有一
毫假飾以　殿下明聖倘一垂察則必應亟準臣所
請而無所靳矣若謂臣懷詐不實故爲此違傲則亦
宜遄加嚴誅以肅邦憲使一世知所懼戒臣誠萬萬
甘心無悔恨矣伏乞　聖慈深加照燭卽寢收召之

命召還史官仍將臣職秩並行鐫削罪狀明行勘正使臣得以隨分調息少延危喘則臣當生爲祝　聖之氓死圖結草之報公體私義千萬至幸臣病狀近復越添間又遭天慽泯伏多日曠久申籲尤增惶隕

十三疏

伏以臣受恩　三朝與天無極猥蒙　睿簡任以輔相而材識魯下誠意淺薄毫分蔑有報效終自陷於黨私謾上之科　聖度天大威罰不加收召不置而臣則一味愚昧迷不知變已合萬殞近又史官半年相守　聖恩愈往愈隆至於比日所蒙批旨多有臣

子不敢聞者驚悚懍慄措躬無地而臣又疾病危惡
末由歸身於司敗只自泥首私次恭俟斧鉞違慢偃
蹇尤宜罔赦爲人臣者有一於此猶足死有餘責況
兼是數者乎臣之負犯旣如此則未蒙嚴譴之前食
息何敢自安又何敢晏然冒職秩於章疏之間而
聖諭之下至責臣以固執臣益不勝其隕越也藉或
日月之明偶有遺照於區區之本情在臣分義尙不
敢萌一分自阻之意況前後 聖諭敷示心腹靡復
餘蘊可格豚魚臣莊誦銜髓感泣無窮 聖意之無
所芥滯臣豈全昧而乃敢爲自作撕捱之計哉此則

尤萬萬非臣之所敢出也伏況 聖教謂將面諭使卽偕入則臣雖一入覲清光然後又欲告退亦自未晩尤何敢無他端而頑然不動哉唯是臣病狀前旣屢陳未敢每瀆而只以卽今最甚危劇者言之眩暈與喘滿日就難醫之域腰痛脚痿有加而無減眩甚則頭目旋轉精神茫然如在烟霧合眼顚倒數食頃始少定而乍有勞動與應接則輒復發日或至四五矣喘極則如鍛如鉅胷膈悶塞呼吸難通頃刻之間若將殞絕腰脚之痛與痿殆同籧篨蹇躄立必須杖坐不能跽而左邊癱瘓之症從而漸痼重之以春夏

以來憂窘隘蹙危厲熏心氷炭交中火熾水竭寢食
俱廢渴病轉欲飲冷無算自分不能復起爲人日夜
所願唯在遄死無知而已以此症形戶庭跬步亦未
得如意動作則其可有致身輦下之望乎臣外怵嚴
威內抱危疾進退路窮罪戾日積則又安得不大聲
哀籲更赴愬於　天地父母之下乎伏惟　聖明洞
觀萬理如臣所陳若果矯妄不誠慢蹇不恭則宜亟
嚴加誅殛使具僚咸警而一世知戒苟或不至於欺
肆謾僞則亦應俯賜寬恕而矜念焉俾微喘得以少
延賤分得以少安則一物之微不失其所又豈不有

補於 聖人囿物之至仁也哉伏乞 聖慈曲加鑑燭亟命召還史官仍令攸司論臣罪狀國體私義千萬至幸臣向於史官之啓附奏申籲之意則疾痛之呼宜不容虛徐而本病旣濱死暑熱添苦又忒甚神氣昏憊無以締成文字經營旬日今始縷縷陳列辭意支蔓尤當萬死

辭召命疏

伏以臣鹵質庸品百無肖似濫荷特達之知特置輔相之任而始不能量而後入又未能積誠意而格天心終自陷於黨比罔上之科臣之罪一也 聖度天

大譴殛不加開示　淵衷誨諭諄複而臣則昏愚膠
固迷不知變罔思所以仰承德意致　聖明屢勤不
敢聞之教臣之罪二也自春至今恩旨頻煩敦召勤
摯　王人八朔淹辱而臣旣負罪如山無望重入於
脩門危疾沉篤亦末由進伏司敗之下慢蹇違傲法
所難貰臣之罪三也爲人臣而一有是也猶不可以
逭矣況乃過於二而至於三乎雖蒙　聖明俯賜恕
察不卽施誅而攸司者必應操三尺而議之矣適會
嶺院之查狀得蒙恩罷之命臣誠以罪爲幸欣若再
生唯是宿衅自如未獲同勘則又不勝其日夕屛營

一味隕越曾未踰旬敘復如舊甫及月餘召命復下史官儼然來守一如前日臣誠驚悸震駭歷屢日而不能自定也臣伏見　聖旨有曰一解樞職往事既洗臣於此尤不任惶惑之至夫以臣前後負犯非金木則嶺海卽其宜耳雖使臣直以是蒙勘苟止於鐫削而已則尙不敢謂罪罰之相當況乃以他故薄罷遽自諉於往事之旣洗而自同無故之人則是眞肆然無忌憚之甚者臣豈敢爲此也誣獄之不容仍置臣雖屢陳而今於經歲之後猥荷　聖聰之記有至下卿心得伸之敎在臣微悃曷勝感惕然臣負罪之

端初非由於茲事則今敢以新有大處分便欲弁髦舊犯冒沒法義抗顏爲復進計者是誠鄙夫之所不爲求諸事理寧有是哉臣之衷情迫隘疾病危惡之狀向來四十疏狀已會竭聲盡氣焦肝瀝血而無復一毫髮餘蘊伏想 天日之明亦應照燭而哀憐之矣唯願亟降嚴誅上以肅朝綱而戒羣僚中以謝畿邑吏民無限怨咨下以使賤分少安焉

七疏

伏以臣嘗見宋臣歐陽脩屢上表乞致仕而其言曰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辭已窮於屢瀆幾至無言

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悲其情之切而歎其誠之篤不得請則不止也故終能感格其君獲遂所願千載之下尙令人愾然太息於君臣相與之際若是其深摯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今臣之瀝血哀籲自歲初以暨窮臘疏與狀殆不勝摟計而 天聽猶邈然者是豈由賤臣無狀忱薄辭拙萬不及古之人無望其上孚於蓋高之聽則此已臣之罪死不可以自贖者反躬慚惶復何敢言抑臣又竊見文純公臣朴世采在 肅廟朝上章論借來事有曰凡今官府有事送人拘執而致人者謂之差使以此言之史官借來

殆亦無異於差使之類臣又敢就是說而喩之以自暴其萬死之罪焉夫以官府之送差使拘執人除非至頑至悍者外不敢不顚倒奔詣如有違拒不卽來則必又重加之以榜笞而不少饒矣其若因疾病與事故而未能至者輒卽爲之寛恕而寢其拘執焉倘或旣不責其違拒又不諒其病故而一向羈縻不罪不恕則揆諸事理無有是處而官府之政刑獨不幾於紊乎今以臣所値言之恩旨之降辱前後幾度史官之淹留首尾一歲而臣則冥然待死末由趨詣其爲可罪而不可赦視凡民頑悍拒官府之拘執者奚

翅萬萬倍蓰固宜非金木則嶺海另行勘處不但如官府之詈加榜笞已也苟臣危疾之不堪自力或蒙矜宥於　慈覆之下則又庶幾亟寢收召之命俾國體不至於日隳而臣罪亦免於日積方乃爲天地生成之澤而有光於　聖朝體下之仁矣臣沈淹床簀日夕懸望而於斯二者一未之得焉則是臣一人之故將至於國家之政刑不得其當而四方之士亦必竊議於恩慢而綱壞矣臣之萬死之罪至此而尤不容自解矣顧臣疾病垂死之狀雖不敢每煩覼縷有若醫門談症而眩旣尤苦痛及眉稜喘亦倍銑夜不

能臥臂脚痲痺愈往愈甚房闥之間全廢運用長時
昏憊唯自待盡而已擬申號籲亦過數旬而屢屢費
日始就文字涕泣控乞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
特命還寢召命仍又勘臣負犯公私千萬幸甚

十二疏

伏以臣負覆載難容之罪而尙逭於嚴誅日夕悸慄
無地措躬冒死控籲乞伏刑章而及伏奉　聖批旣
肅且溫不徒不加之以斧鉞仍又責之以撕捱勉之
以偕入至以入來以後君臣之義可以正矣爲教臣
於此尤不勝窘迫悶隘之至嗚呼君臣大義根乎秉

彝之衷而不可解極乎天地之間而無所逃臣雖愚頑寧容全昧且伏念自古獲罪於上者雖被嚴旨重譴若無所容及其時移事過復加拂拭而招徠之則又不敢不奔走承膺者誠以君臣恩義至重且嚴身非已有不得自由故耳臣雖無狀亦嘗夙聞斯義況伏蒙開釋誨諭殆無餘蘊則又安敢一毫自阻於
聖明之下而然哉然而去就辭受之節自有許多般數要之不可以一槩論蓋君臣父子恩與義固無輕重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苟或不當於義則在昔人臣寧死而不敢承者夫豈出於輕君慢上哉亶以旣

失其咫尺之義則更無所藉以事其君耳晉司徒蔡謨固讓三年天子臨軒使者十反而終不起　皇朝閣臣葉向高之六十二疏李廷機之五年杜門俱必得請而後已者臣於去歲已陳之矣惟彼數臣者又豈皆都蔑分義但行已志哉諒其中必有千不得已萬不可强而有不能自止焉耳雖以近世故事言之故相臣趙翼爰立屬耳上劄論事　御批有未安語乃力辭遞職决歸廣州屛居六年而卒其間諭召連下不止其子故判書臣復陽以玉堂入侍　孝廟命至前下教勤摯使之往諭必致而終亦不至夫以趙

翼之深忠至誠會豈不念於君臣之義而只以外面觀之則誠亦近於違慢矣然而 孝廟終賜寬恕不以爲罪此所以遺黎臣民欽仰 大聖人遇下以禮不枉物性之盛德至于今於戲不敢忘者也噫如臣魯劣固非敢擬議古人而若其罪戾之深重揆之於古人所遺之難安又不翅萬萬懸絕則惶懍隕越矢心自廢而不敢復進者豈敢欲慢分蔑義正所以嚴分畏義要以是爲仰報萬一之地也釋氏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朱子嘗引此語於辭官之際者盖以是也念臣負犯在法罔赦乞死之

外何敢有言而今　聖上所以責臣而召臣者實出
於眷臣而匪惡於臣也臣若徒懷兢惶不自盡其說
則是　聖上視臣如子而臣不以事父者事　聖上
也臣嘗聞故大司憲臣蔡裕後陳疏辭職則　孝廟
以爲朝廷雖無紀綱何敢乃爾故奉朝賀臣南九萬
時在言地上疏言古之明王雖責勵諸臣常若不及
亦必開一線廉恥之路俾得自盡其義今　殿下所
以待朝臣者如此故在廷之臣無不畏威戀恩跼蹐
趑趄進無以光　殿下使臣以禮之德退無以遂人
臣立身不苟之節雖素稱自喜者鮮不至於顚頓狊

訴之歸未知畢竟於國家何益哉 孝廟亟加嘉納而弗咈焉嗚呼此又臣之願一誦於黼座之下而不可得者也今臣之所大願惟有二道倘蒙 聖明俯諒微懇召還史官俾得以退守賤分則臣謹當戴罪銜恩如得更生沒齒感祝隕結難酬又或下誠未獲於仰孚 天鑑遺燭於幽蔀則亟施逋慢之誅以正君臣之義俾警有位以肅朝綱臣誠萬萬甘心而不敢恨矣伏乞 聖明裁幸焉

被斥辭職疏

伏以臣積罪如山尙逭刑章屛息蟄處人事都絕一

切時議不翅聾瞽晚始伏聞頃者筵中大臣以年前將望中拔去朴纘新而新擬張泰紹尹宅鼎事至謂以專出於偏論筵話甚秘雖未得其詳而臣於此誠不勝瞿然驚悚之至夫國家任人孰非不重而唯置將爲大人臣負國不一其罪而唯偏黨爲尤如臣不肖忝居廟堂苟於將任進擬之際專出偏論而無所忌則其爲罪當如何哉纘新始於戊申一擬於摠戎使而其後故領相臣洪致中與故相臣李𡊠趙文命同在鼎席相議拔去自是以來摠戎之任七易其帥武宰新擬亦至四人而纘新則終不得更與焉此又

卽今原任二大臣及領左兩揆當軸時事也雖其復擬摠帥乃在丁巳之夏進擬御將又在己未之秋而臣之區區迷見旣不異於前後諸大臣則其不敢屈己意而仍擬者實自附於從衆之義也至於新擬之兩人臣於其日適赴籌司詢議將望則參坐之兩重臣及訓將俱言唯兩人可合一辭僉擧臣固不敢自信而重宰與武將之言獨不足以見一時之公議乎臣之取捨本意大較如此而誠信未能見孚負犯久愈難掩到今三載之後重被大臣之筵斥揆以邦憲無所逃罪何可以身伏田里而晏然泯默乎玆敢仰

控危懇祇俟嚴譴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論臣罪狀
以爲人臣之戒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召命疏

伏以臣鹵劣下品無足比數而自在 先朝偏蒙恩
眷歷遍華要涯分踰溢及至 聖上臨御自緋玉而
陞列卿節次推排特置三事之列褎予之音屢形於
絲綸之間天地之洪造雖非私於一物而雨露之厚
渥若獨偏於微軀古人於交際之間尚且曰士爲知
已者死況君臣大義之無所逃而重之以受恩前後
與天無極苟非病風喪心與至暴至嚚者其敢爲懷

私背公植黨罔上之計哉審如是則是眞禽獸之不
若臣雖無狀寧敢爲也臣才智短乏雖未能以仰酬
毫分而斷斷一心寤寐自勉者在此特以愚迷昏憃
任情直行終自陷於人臣莫大之罪邦憲難赦之科
遂至於負　三朝翦拂之恩傷　聖上則哲之明臣
每一念至中夜繞壁拊心徊徨忽若忘生至若　聖
敎所引宋帝諭其臣之語以爲警者臣尤不勝隕越
萬萬念臣家世世受國恩至于臣身竊位至此誠有
如　聖諭之責以喬木世臣者矣臣請因是而竊有
復焉夫以戰國之士朝楚暮齊也而其能意氣相然

諾則雖至殺身以相報而無所悔今乃如臣者即[illegible]
聖教所謂世臣是也以世臣而其負犯如此則論其
罪比疎遯者尤何如也苟使古烈士當之必已決脰
以自白而特臣淟涊懦弱不能出此唯有蹙蹙泯伏
沒齒自廢或可以少贖萬一尚敢爲復入脩門計哉
己未春法殿下教臣何敢一日忘之耿耿寸忱又安
敢夙宵暫解也臣於乙卯之冬猥忝輔養之任及至
冊禮之時又叨宮賓之列區區延頸之誠有倍恒人
而昨歲齒學之日旣未趍詣今春三加之禮又闕進
參情禮分義俱無可言周南遺恨死亦難瞑矧又頃

者小孫來傳揀擇日所承　聖教臣尤感泣無地措躬　聖眷愈往愈隆而臣罪去益層疊只有亟就重誅然後方可以少安賤分日夜顒祝唯此而已噫臣之策名登朝恰滿三十年矣涓埃未酬蒲柳先衰每誦古人所云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之語未嘗不戚然興感今伏讀中夜思此卿必蹶然之敎臣誠百回莊誦自不禁淸血之交集也嗚呼臣之罪至是而尤不可逭矣臣旣舊罪未勘新辜隨添歲月愈久罪戾愈積卽無論他事只此四歲違逋亦合萬死而猶有餘夫然則臣之不

敢書職名於章頭者非故爲是之强引而寔出於據
實不容已者 天日之明亦或有以下燭矣臣之瀝
血控籲於疏狀之間者首尾七十餘矣辭已竭矣意
已窮矣而誠意淺薄未獲仰孚於蓋高之聽每奉敦
迫之 聖教益復抑塞罔措既未由鑽地以入又未
由高飛遠走則只願早自滅死而又不可得噫臣之
情實亦戚矣伏惟 聖上至仁至明凡臣所陳如或
有一言半辭涉於矯妄者則是臣本來負犯之外又
添以欺誣 君上之極罪矣亟命攸司嚴加勘處以
戒有位是臣之幸倘或不至於此則亦乞俯加諒察

收還史官偕來之命停寢月廩輸送之旨俾臣得與
老母相守涵育於天地生成之澤千萬至願

進詣東湖三疏

伏以臣罪愈往愈重誅殛亦輕而　聖恩愈往愈深
收召不置前後所以慰諭而敦勉之者固已萬萬非
臣所敢承當而日昨　御札之臨宣尤是曠古之異
渥　天香襯手祥光絢矚祇奉隕越感極涕零歷數
終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果幾人哉矧臣之積辜
重𧥮合被重典乃反辱　君命而誤　聖眷一至此
極臣誠以榮爲懼悸慄罔措在臣分義宜卽走伏脩

門之外仰請鈇鉞之命而適會重感暑暍昏憿不能
省事多日調治尚無顯減而一向偃伏尤所惶隕昨
始載身木道僅抵東湖則終日觸熱之餘諸症一倍
增劇嘔利交作眩喘越添痲痺痞結達夜呻痛委頓
旅次生意都盡咫尺春明末由進身瞻望雲闕精爽
飛越臣之罪至此而益不可逭矣且伏念自臣退處
以來四年之間批諭之勤摯眷顧之優渥有踰尋常
前所罕聞而臣則膠固迷滯猶未能黽勉仰承及今
隆恩異數至於 天札之特降然後始欲為彈冠束
帶重入國門之計則是臣從前所引都歸於矯飾欺

罔而眞若向來恩旨猶有不慊於心盤桓偃蹇徼求非分之寵者此豈臣分之所敢出而又何以自逃於法義之誅乎無論他事即此一段決不敢冒進況今狗馬之疾尤無一分自力之望謹此瀝血封章仰籲於　慈覆之下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亟命攸司削臣職秩論臣負犯以嚴國綱俾安賤分不勝至願

告歸陳情疏

伏以臣長男參奉臣彥欽遘疾彌留入京醫治者已累月矣輾轉添谻急報相續臣至情所迫欲一面訣蒼黃馳到相守僅二日而竟至不救朝纔成服區區

舐犢之悲雖不敢猥陳而只緣臣積殃致咎竊位挻
灾一年之中荐哭子女小人不能達觀神隕腸蝕若
不可支況想老母情境寸心欲折歸覲將護一刻爲
急非特臣從來踪地之不容暫滞而已玆敢臨發陳
章還向舊棲自來自去旣極惶隕且臣亾父墳山在
於鐵原地而臣四載俟譴久曠省掃情理已難自抑
矧今嬴博之葬須臣躬往經紀而身屛鄉里旣未敢
借有陳乞名係朝籍將不免擅便還往前後任情之
罪揆以邦憲尤所罔赦伏乞 聖明亟命嚴加勘處
以肅朝綱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乞寢賜奠給馬之命疏

伏以臣嚮既自任行止罪在罔赦將又徑情往來益所惶隕短疏自列恭俟嚴譴而伏奉 聖批不唯曲賜寬貸至命以賜奠給馬臣誠且悚且感不知所出擬申微懇乞即收還而臣喪威震剝形存心死宿疾交攻昏憒不省又臣老母悲疚之餘感寒甚重彌留多日神氣大損臣憂撓焦迫數行文字亦未暇成今始冒陳焉竊念澆奠與騎驛俱出異數固非人人所敢當而挽近以來朝家優禮大臣此事便似成例故臣於年前亦嘗猥蒙而未敢爲應文控辭計矣今臣

旣屛鄉里拜辭反面之儀將未免並闕則罪固難逃況其敢比同在朝混被殊典乎且臣方子喪在殯未可以行殷祀於先墓則尤不敢虛受恩貪揆分度義俱難冒承不避瀆擾之誅敢此控籲伏乞　聖明俯垂照燭亟令收回前命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藥房都提調疏

伏以臣頃參賀班拜疏徑歸雖出於事勢之不容不爾而已極萬萬惶悚伏聞　聖駕展謁　太廟而又無由致身於陪扈之列喪威荐疊之餘賤疾越添長時昏憊生意都盡近又重得輪感不省人事亦未即

以文字自列仰請嚴譴只切懍惕之際藥院提舉之
命特下於銓擬之外臣誠惝怳驚惑歷日不能自定
繼伏蒙別諭遠降史官臨宣其所以開示繾綣招徠
勤摯之 聖意萬萬非無狀賤臣所敢當者臣莊誦
感泣實不知置身之所也噫臣之危悃微懇前夏入
對時有所畧陳 聖鑑俯燭寧有遺照而秖緣臣誠
薄而辭拙迄未蒙矜許則是亦臣之罪不可以勝贖
者也盖自古受重任而負罪屛退者雖幸免於誅殛
而終不敢更玷周行復叨秩祿者即所以嚴公議而
尊國體也念臣向者之冒赴恩召雖由於感激異數

仰承德意而至今追思尚靦面目其後御宴之入參
賀儀之進預只欲伸抃蹈之情禮而事訖卽還不敢
少淹者非徒以私情之難可久離而然也今若諉以
保護任重而重厠於朝班之間則臣身縱不足言獨
柰公議與國體何哉至於情理之迫切尤有甚於前
夏所陳者焉盖臣老母今年恰爲七十七歲雖使無
病亦極憂懼況其宿患沉痼已過數十餘年少失將
攝其發如期而又重以昨年夏秋以後六七朔之間
臣之長成子女及女壻死亾者三內外孫兒之夭化
者亦至於四情鍾心弱婦人尤甚暮境喪慽悲哀過

度疾病之添劇神氣之澌綴不啻頓加故在前則春
和日暖之後頗有差勝之時而今春則視前不但無
所勝而殆至倍甚長委床席寧日絕罕人子至情雖
多兄弟猶不可暫時離捨況如臣孑孑終鮮者乎篤
老痼疾雖在房闥尙不堪日夕懍懍況可望勞動將
往乎設令臣無他踪地之可言者卽此情理萬分悶
隘前後恩批之下母子相對曷勝感惶而尙不得仰
承者此也今者　聖敎至諭以上奉　東朝事體重
矣又諭以日氣向暖仍爲將來臣雖迷頑此時藥院
之難可暫曠豈敢全昧而顧臣衷懇實如所陳旣未

由將母還京又無以離側赴召仰怵分義俯循情私氷炭交中不知所出與其嚴畏泯默而重得罪於孝理之下無寧瀝血疾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而仍請違慢之誅故敢此仰首鳴呼至若臣積傷添病難望復起之狀有未暇煩縷者伏乞 聖明曲賜矜照亟先遞改臣內局都提調之任俾無重地瘝曠之弊仍命將臣罪犯重行論處以嚴國綱以安私分不勝萬幸

陳情乞遞內局兼任疏

伏以臣以情以病俱極難强屢瀆聰聽尚靳準許罙

切兢隕秖俟譴何臣又積殃未殄前歲之冬旣哭長子纔過一朞而長子之婦頃又死私情慟毒非所敢言而喪旣無夫與子則必須臣躬往方可成葬埋而顧以保護重任猶在身邊未敢任情作行不得已冒死仰籲於 慈覆之下焉竊聞故相臣李厚源適在喉司而幼子死於遠鄉 仁廟因其陳情特賜葬暇故相臣金壽恒方居相職乞覩亾女遷葬而 肅廟亦許之苟其情理萬分悲切則雖古人或不免格外控懇而輒蒙矜允於閔下之仁者盖有以也第念內局重地實非可以久曠而况臣往返殆將浹旬則尤

不容一任虛帶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命先遞臣藥房兼任仍許臣隨便去來得以自盡於窀穸之事千萬至願

請晉接諸臣仍乞遞疏

伏以臣伏聞 天心未豫百僚齊籲臣未敢知 殿下何爲而乃有此非常之舉也聖人之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无邦者亡國之謂也夫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也宰執者 殿下之心膂也承宣者 殿下之喉舌也三司者 殿下之耳目也而今大臣宰執承宣之求一入對凡爲幾

日而終不得借文陛方寸之地則是股肱與心膂喉舌俱失其職矣三司之臣遞刱相繼而曠焉一空則是耳目廢其官矣股肱與心膂喉舌俱失其職耳目廢其官而身豈有不病者乎大臣宰執承宣三司幾日求對終不得一入侍而國果有不亡者乎上下之不交聖人猶謂之无邦況此奚特曰不交而已哉直是相否隔阻壅無復可言危亡之形迫在目前以殿下之至聖至明其何不念及而乃爲此非常之擧也噫首春虹貫之變四報於數旬之中灾不虛生誠告丁寧思之懍然心寒且復仍之以五朔淫潦稼穡

卒痒環顧中外無一可恃宜 殿下嚴恭寅畏一心
對越務盡修省之道仰答仁愛之天而今因一微事
輾轉激惱屢下不敢聞之教爲此非常之過擧拒塞
羣下使不得一進見殆若以是而應之者羣下之煩
寃抑塞固不足言在 聖明敬天以誠體羣臣不遷
怒之義果何如也而此又豈平日廷僚所期望於
殿下者哉臣誠痛哭流涕欲死無知而不可得也伏
乞 聖明穆然深思渙然降命亟許晉接諸臣俾上
下情志交孚無有間隔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
方母病一倍苦⿰彳尤情理日夕焦煎旣末由趍參於庭

籲之列忽忽治疏又未得悉暴衷悃且臣所住距州治甚遠縣道封進必尤稽遲謹令府史直呈喉院罪上添罪死有餘責伏望亟命攸司重加論勘以嚴邦憲焉

東宮疹患平復後辭賞典疏

伏以臣即伏見備忘記以臣忝居藥院提舉至有鞍具馬賜給之命臣惶感之餘繼之以驚愧不省所以自措也念臣迫於私情退伏鄉外虛帶重任曠闕職事日夕悚恐唯願速蒙重譴日昨伏聞 王世子未寧之候不暇顧他顛倒趍詣則藥院之移直已經宵

矣稽緩之罪合被嚴誅雖 聖明寬宥不欲遽施之
以大何而臣心之隕越兢蹙視前尤萬萬今反以名
叨首席之故賞賚之典比他僚乃有加焉此豈賤分
所敢當而亦豈不大乖於 聖朝愛嚬笑之政哉茲
敢冒昧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軫微懇
亟命收還恩賞公私不勝大願

辭藥院兼任疏

伏以臣於前月中再控瀝血之懇乞解藥院之任而
天聽逾邈恩允終靳臣誠悶蹙迫隘所宜不住申
籲必冀準請而臣之老母所患數旬之間二次添谻

焦遑罔措念未及他幸自四五日來似有分減而每
經一番增劇神氣輒低一層見方凜凜綴綴若將難
支連用補劑尚無顯效在臣情理未忍暫離伏聞
皇壇親享只隔數日　毓祥廟展拜亦已涓吉而臣
忝居保護之地末由進詣承候曠職闕禮合被重誅
伏乞　聖明亟命勘處以嚴邦憲焉且臣於頃者批
旨中時或見卿仍此提舉豈可許副之教尤不勝其
惶感而繼之以抑欝也念臣踪地雖不敢復玷朝班
私情雖不得久離老母而區區犬馬之誠亦豈敢以
偃伏田里而頓弛京闕之戀哉若值慶賀起居之禮

則固當趍伸微忱入瞻耿光即臣所自期而亦嘗仰白於咫尺前席者也今雖或蒙恩許獲遞藥院又何敢遽有所改於前所陳聞之外乎此則萬萬非臣之所敢出也況臣之在外處帶已爲三年而前後號顲之章又已將三十上矣嘗藥重地緣臣一人之故未有備員之時此實國體之所未聞而又安有如許分義乎不徒識者爲臣寒心臣亦每一念至不寒而栗在 聖朝體下之仁倘賜俯軫於微臣之至情難抑藥院之人皆可代則必即有以處分而不待臣辭之畢矣伏望 聖慈亟許遞改臣藥院提調俾臣得以

與老母相守專意扶護千萬至願

辭藥院兼任仍辭薦人之命疏

伏以臣老母宿病一向彌留盖在前則或半年一發或數朔一發矣始自昨年六月逐月復發尠或數旬無恙至于今二月以後則尤有甚焉或五六日一發或八九日一發而發則又必四五日苦劇然後方得少歇而曾未幾日又復如前是專由於篤老元氣漸漸低下不能敵病之致今月纔過二旬而又已再次重痛屢經危域在臣情理懍懍焦灼朝不謀夕未忍暫時離捨伏聞近來連進茶飲日次亦有問候而臣

則偃伏鄉外一未得入承起居保護重地任他瘝曠
誠禮俱缺合被重譴伏乞 聖明深加矜念於臣之
至情難抑之狀亟命遞臣藥院之任仍令治臣之罪
俾得專意救護公私幸甚且臣雖怵畏義分時詣輦
下而區區蹤地不敢自居以大臣進一言論一事非
但通朝所共諒抑已 聖明所俯燭者也頃伏見朝
紙有可合監司者時原任大臣各薦二人之教而竊
意如臣屏野者必當不入於應薦中矣日昨備局郎
廳來問臣薦進遲速臣誠不勝悚仄曩臣忝叨匪據
積罪如山而最於薦剡之際負犯尤重縱蒙 聖恩

寬貸幸逭於嶺海金木而至今追思餘悸在心未敢以時月之稍久而少弛其悚慄則當此 聖志赫然求材圖理之日以臣宿釁其敢爲隨衆薦人猥應明旨之計哉玆敢冒萬死附陳情實違命之誅有未敢辭臣罪至此尤萬萬矣亦乞並賜勘處以嚴邦憲焉

謝賜食物仍請譴疏

伏以臣亡父墳山在於鐵原地而臣自遞藥院兼任又因老母宿患經歲彌留末由多日離側曠闕省掃已至四年霜露之感逢秋益切而猥將私懇仰瀆天聽尤有所萬分惶恐者幸値母病少間之際乃敢

私自徃來揆以法義方深隕蹙及歸始伏聞 聖慈日昨特遣掖隷俯問死生賜以御厨珍膳渥恩隆厚逈出尋常旣不勝其感惶萬萬而臣適遠出未得躬親祗承驚悚震越罔知所以措身也念臣跧伏鄉里母子相守歌詠 聖澤隕結爲期秖是名姓尚在於朝籍而義分積虧於前後每一循省若無所容今又任情行止已難逃於邦憲虛辱 聖眷罪尤合於萬死敢此冒昧自列恭俟嚴譴伏乞 聖明亟命削臣職秩論臣辜犯以安賤分不勝萬幸

知守齋集卷之四

新撰字和

川